

116  
6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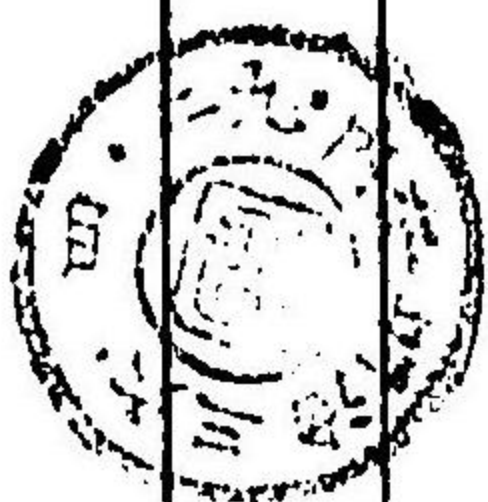
敬宇文集

卷四

敬字文集卷之九

雅俗文法便覽序

豐前里見翁精於本邦語學。嘗慨方今文章淆雜而無人能定其法。頃撰雅俗文法一書。又掇其要著便覽。將刻以問世。屬余叙蓋。余少窺西籍。而有感于西洋各國言語文章之同一焉。發諸口爲言語者。筆諸書則爲文章。故言語有法。則文章斯有法矣。語法文法。其則不遠。讀書作文。一以貫之。此其人民之所以易于學問日進也。我邦則否。勿論言語與文章不同。即言語亦有古今土俗之異。識者每以爲病。而亦未有能救之也。余謂使我邦言語文章。畫一有法。而二者相同。是至難之事。非一人獨力可得。而能成也。雖然。甲勤勉從事于茲。乙亦如之。後人陸續不輟。其功則積年時之



久。豈其有終不可成者乎。故今日之學者。唯病于其下手之不早而已。余憐於語學。何能贊一辭。特以喜翁茲著。惠迪後人。匪細渺也。欣然爲之序如此。

### 經史論存序

經史論存者。關季確之少時哀集。成編者也。蓋二十年來。世事變而人之姓名多變。關季確者。舊福井藩士山本龍次郎君也。君少時嘗遊于余門。余豈足爲君師哉。特以余承乏。教官得虛名。故爾然。余由是知君之勉于學而克修其行也。亡幾。君爲昌平校書生。寮舍長。當是時。舍長之任。人咸榮焉。慶應年間。余爲英國留學生。監督。至倫敦。世人謂余爲不善變也。謗議喧騰。或至欲殺之。夫余豈有心于變不變哉。余惟進而已焉耳。雖然。進而已。則未有不變者。幼進而少。少進而壯。壯進而老。其豈有心于四者之變哉。

是時君又有故變姓名。自長崎脫身。奔于西洋。知其學問一變而日進也。既而明治一新。賢良登庸。君以久經變故。識見益老。膽氣愈鍊。被擢爲大坂府權判事。兼治河使事。應不次陞職。而事俄一變。君下獄。寃得白。再爲鳥取縣參事。累遷。置賜縣權令。大藏省權大丞。旋罷。今復被擢爲判事。嗚呼。君之游學仕宦。何其多變也。雖然。人不更變。則學識不能長進。陸象山曰。當家事十年。覺學問之進。蓋自今以前。君之多經變故。適所以長君之才學。養君之器識。而其事既已驗矣。自今以後。君每日聽訟折獄。其於情事之百變。不可窮詰者。務必求剖晰明白。毫髮無憾。乃得其情。亦必哀矜而勿喜。昔之研究于螢窗雪案者。與今之從事于稽貌察情者。無不觸類相長。左右逢源。則其學問與仕途之進境。皆未有艾也。君少余十餘年。精力方強。蛟龍得雲雨。而變化無窮。由是以往。余不能

測焉。及是書刻成。君徵余序。此亦足見君少時勉學之一端。余何敢以不敏辭。

拿破列翁放言序 辛巳二月

拿翁自少年時。修身潔行。絕聲色之慾。勤敏精細。不厭勞苦。深疾懶惰。蓋其志在于榮名。而能得其可進于此之道。毋怪乎其功業輝映一世也。諺曰。有心志。斯有道路。拿翁愛此語。亦善踐之矣。或有議其末路者。余曰。英雄猶名花。當在爛漫盛時觀之。過此不當議也。

川田甕江曰。英雄比名花。絕妙好評。拿翁應含笑於九原。

重野安繹曰。英雄猶名花云云。妙喻妙悟。

神道總論序

余嘗謂奧野君曰。嗚呼。如君者。天下之幸民哉。君曰。何也。予曰。君與余共生于開闢以來。未曾有之時。值于新舊代謝。開明變化之辰。其所閱歷。治亂安危。禍福休戚之故。雖百歲老人。有不能及者。蓋怪怪奇奇之活演劇也。紛紛擾擾之大賭博也。而皆與傍觀焉。亦屢脫乎艱難焉。非天下之幸民而何。君曰。是則然矣。今日之少年。豈非更幸於吾儕乎。曰。難必也。余竊抱杞憂焉。短綆汲深井。近火仰遠水。螭螂窺鳴蟬。蚌鷓利漁人。是也。且夫人民之俄得自由。猶小兒之弄火。焚燒家屋。觀之以爲快。試思如此小兒。幸耶。不幸耶。聞之曰。眞理使人得自由。曰。免罪之謂自由。君言行誠篤。諄諄教人不倦。屢刻勸善之書。施訓點。牘後學。以余觀于君。豈非欲警醒小兒之弄火者。使免乎罪耶。救人之不幸。而導之於幸。果然。即君之爲幸民者。決矣。君謝曰。不敢當。雖然。請從事于茲。頃神道總論刻成。使余題一言。方君校訂是書。每有疑義。必就余而問焉。其

虛已下人。與作事不苟。皆可敬也。

論語論文序

余嘗謂漢土之文明。始於唐虞。中於夏殷。至于周而極其盛矣。故勿論禮樂刑政。凡百教化之具。粲然有章。秩然有倫。乃至于器物之末。窮極工巧。備有法度。宜乎孔子之嘆美以爲郁郁乎文哉也。夫孔子既嘆美周之文。而孔子之文。則最極其盛者也。雖然。孔子之文。非必皆自己出也。集唐虞三代之文明於一己。所謂集大成者也。孔子之文。如易十翼。無不絕妙。然猶是論贊之類爾。至論語一書。則出于孔子之口。而門人錄之。唯以述而不作爲旨。而要皆發于蓄積醞釀之餘。故斷爲孔子一家之書。亦何不可哉。蓋余觀一部論語。天下之至文也。猶化工之妙。設景著色。萬象森列。四時推移。而無痕迹。雖以亞聖之雄於文。而既已不能及矣。試舉其一

二。開卷第一章。不亦乎三相呼應。諄諄善誘。聖人口氣。何其溫厚和藹。乃爾道千乘章。一句揭題。三句包五事。纍纍如貫珠。子夏問孝章。色難二字。文備意足。完然成一章。有事弟子以下。不過補餘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不言爲何物。讀至下段。方知是雌雉絕世妙文。天衣無縫。朱子乃疑上下必有闕文者。何哉。要之鄉黨一篇。門人極力描寫聖人聲音笑貌。躍然現出行住坐臥。八面俱到。儀禮檀弓考工記。皆不能及焉。可知周人之文。精妙絕倫。而論語之文。則又出類拔萃者已。但以其書極義理之精深。爲家國之要典。自古學者汲汲講其義。尙不能盡。注疏之類。千百不啻。而至于論其文者。則不一二見焉。豈非可憾之甚哉。友人有井進齋性耽學。其讀論語。務見其文章。每有所悟。輒記之。久而成帙。請余序。受而閱之。文章妙處。一一發揮。覓出講學家意表。其啓牖後人。匪細渺

也。余常病世之學文辭者。徒求其法於後世。而於天下之至文。童時所習熟者。措而不問也。故嘉君之舉。而書平生所見爲之序。明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有井進齋曰。起來如山之巍巍。如水之滔滔。至末更有所謂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之勢。真文章之偉觀也。世人或謂先生之文平夷也。是非知先生之文者也。

延譽新誌叙

幼童之時。文采爛然。聲譽延於四方者。是其人洵足稱焉。而余則深知其父母之教養誠篤。日夜懃懃不已。有以致之也。猶記余之在襁褓。先妣教以天地日月等字。四五歲習字。先考見其佳者。喜甚。親往于市。買葡萄啖余。每朝夕考妣焚香禱神。以余之成立。余患眼。先妣誓終身不食蛤蜊。至今思之。未嘗不汪然淚下。感其恩

之深。而戰兢惕厲之念。不能已于中也。今此新誌所載。幼童之作。其秀拔英華。讀者當自知之。余特表其父母教育之恩。山不足爲高。海不足爲深。幼童宜夙夜思之。進修不息。終始貫徹。以壯以老。期乎大成。慎勿朝榮夕萎。失幼時之譽哉。

亞細亞言語集序

今世人之汲汲於學。唐話者。以其便於交際也。余則以謂學。唐話固爲方今之要務。而尤不可不知交際之道也。交際之道何如。曰忠恕而已矣。夫忠恕之心。充于中。而信實之言。發于外。不事張皇。禮儀而自然恭敬。不事煩數來往。而自然親愛。不用謀計。而共享福利。不容讒間。而並敦友誼。既能如此。而又學習言語。以期乎情無所不通。意無所不盡。此之謂知本。若乃舍其本而末。是務則言語雖巧。何足濟事。不幾于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巧之察。放飯流

歡而問無齒決乎。廣部君學南北唐話。有年于此。所著亞細亞言語集。採諸書之要。加之增訂。精密無訛。尤便於初學。余欲此編之大行于世。故首以交際之道爲之說。蓋人必先有大本領。而後語言之爲用。有不可勝道者矣。

旬六遊篇豆州紀游詩序

日者漆園王君之寓敝廬也。余與君昕夕談論。或連日不相見。則必有一篇出而驚人者。居一歲而余見其所作。不踰數篇。竊謂閉門覓句。陳無已。君豈其人耶。與之別。倏忽數年。君出其旬六游篇。豆州紀游詩見示。且徵一言。受而讀之。或抒寫景物。或憑弔古跡。或酬答諸人。興酣淋漓。筆翰如飛。而音調高雅。不啻若構思而後得之也。於是乎又驚對客揮毫。秦少游。君殆其人矣。君到成田。喜其梵宇崇深。山林幽密。謂恍如杭之天竺。寧之天童。余讀之。心魂飛動。不知他日能得到杭寧。寓于王君之樓。游目其山川。耶。但恨余非無己少游其人耳。

錦窠翁耄筵記序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是伏波將軍馬援之言也。馬援征交趾時。年六十二。衝冒毒氣。克平南方。此不啻口能言之。而又躬踐之矣。余常誦此言。以爲士之志學者。亦當以神勇奮往直前。觸冒艱難。蔑視老死焉耳。雖然。余少於馬。援出征時。十餘歲。不知後來果能是乎否。不爲徒言乎否。去年之冬。伊藤錦窠翁過予。閑談移晷。翁慨然曰。吾父以九十二齡終。明年吾八十矣。吾嘗發議於學士會院。欲遣人於漢韓。研究本草學。設子有意。乘桴乎。吾其呵叱風浪矣。嗚呼。是其神勇奚減馬將軍哉。翁嗜本草學。夙顯名于海外。年愈老。嗜愈篤。於以見其學術之廣深。與翁之壽。均不可

得而測也。今茲壬午四月十六日。其門人謀陳列動植礦物等。爲翁侑壽觴。編其目錄。請余題一言。蓋翁之老而益壯。余心儀之久矣。詩所謂君子是則是倣者。非翁而誰。余何得不欣然執筆乎。敬字曰。是日余病頭風。不能侍盛筵。爲恨深矣。然翁前程尙有八十八及期頤之賀筵在焉。余亦得屢捧壽觴。爲幸不更大矣乎。

### 監獄則注釋序

監獄者有學校之作用者也。何以言之。文王天資明睿。積德行仁。然其所以因憂患而作易者。未嘗不由于羸里之囚也。太甲即位。欲敗度。縱敗禮。比昵于近習。相誘爲惡。伊尹營桐宮。使太甲獨居。以絕其黨。三年處仁遷義。其後益修厥德。克終湯業。由是觀之。羸里者豈非文王之學校乎。桐宮者豈非太甲之學校乎。余嘗以謂

人之才智也。德行也。聚于專一之思。而散于浮躁之念。成于勤修之志。而壞于縱逸之心。今夫監獄之爲制。寘罪人於幽獨之地。而絕其朋群。無非所以抑其浮躁。而歸之於專一。制其縱逸。而納之於勤修。則其改過遷善之効。豈非裨補學校之所不及者乎。夫監獄之關於教化。其重如此。則其制度豈可不思所以盡善乎。岡山小原君嘗久爲判事。屢決囚。稔知監獄之弊。後旅于海外。歷察獄制。歸爲明法法官。兼掌獄制事。去年九月。監獄則發行。頃又著其注釋。極爲明白詳悉。刻成問序于余。猶記三四年。前有人語獄中事。曰。監倉中犯罪者相共談話。無非所以長奸才而益邪智。故稱警察所監倉曰小學校。稱裁判所監倉曰中學校。稱懲役場曰大學校。余時聞之。懷抱作惡者數日。及今覽此書。知其制度有改于曩日。而余之憾稍解矣。其進于盡善之域者。可期而俟也。嗚呼。監



獄之爲用。或爲改過遷善之學校。或爲群居長惡之學校。可不慎哉。

### 宇內立國大要序

立國於宇內。必有所以立者。非偶然也。吾邦有三種神器。曰明。曰武。曰仁。信。君臣交孚。上下同德。禮教由是而興。風俗由是而敦。此所以蔚然獨表于東海也。今立國于宇內者。林林矣。昔之所夷蠻視者。爲文明之邦矣。其亦無有所以立者而然耶。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生于今日者。豈啻三人行哉。萬國之善不善。皆可以自鑒焉。葵川古心著此書。意亦在于此。屬余叙古心性嗜學務廣異聞。近乎明。喫緊爲人著書。近乎仁。論有根抵。事必徵實。近乎信。蓋人有此三者。可以卓然立于世矣。

### 漢譯文則序

人生者喜怒哀樂之場也。古今同也。萬國同也。文章者述喜怒哀樂之情也。故非深乎喜怒哀樂之情者。斷不能臻于神奇巧妙之域也。譯文者寫他人之喜怒哀樂之情者也。故非設身處地。使其所欲寫之喜怒哀樂。不啻若自其真誠發。則斷不能使讀者魂飛色動。或笑或泣也。然而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大本達道。位育繫焉。噫。文章豈小技哉。余友信夫文則性率真。聞人談忠孝節義事。未嘗不淚下霑襟。人少觸忤之。則艱然怒見乎面。見人有不義之事。則戟手而罵。其亦深乎喜怒哀樂之情者耶。宜乎其以文章得名于世也。頃著漢譯文則。問序于余。余嘉其書之有裨後學。故揭片言于卷首如此。

信夫恕軒曰。文述其情者也。故詞有餘而情不足。不可以爲文。然情有餘而詞不足。亦不可以爲文。此中消息。豈與昧者言哉。

先生講之久矣。聊質之門下。

烏尾得庵曰。余嘗聞之三洲先生。曰蘇東坡多情之人也。故代人書。尤足動人心。而上書往往失之過激。今讀敬字先生之文。即服三洲先生之卓識。嗚呼。如二先生。又可謂多情之人矣。

今古萬國英婦列傳序

英雄之生于世。不必皆利民人福國家。而或使蒼生罹禍。隣邦被害。故決非當望之事。男子且然。況於婦人乎。蓋所望于婦人者。胎教之正也。母儀之善也。婦德之美也。除此豈有他哉。夫男子任國事。婦人任家事。天然有別。莫容或紊。歷觀古今傳記。善人君子。神學者。理學家。政學者。工藝家。或因其婦之助。或因其母之教訓感化。以成就其志業者。指不勝屈。斯知邦國之福利。無一不原于家。于婦人者。嘗試譬之。婦人治家。猶深山幽澗之泉也。密樹掩之。深

草藏之。鬱沸而出。涓涓不竭。及其流之沛然而達于遠也。勢力强大。能使至重之水磨運轉。如是而曰水磨勢力之源。出于山中幽僻人所不知之泉。邦國勢力之源。本于家中深奧人所不見之教訓感化。誰謂不可哉。是故婦人雖有功于世。而不有赫赫之名。且與其爲女英雄。寧爲善婦良母乎。此編名曰英婦列傳。而所包甚廣。記女英雄如西迷拉迷斯者。意在使世人知婦人之才智度量。有時乎能成偉大之業也。記善婦良母如約瑟印瑪利者。意在使婦人研才智。修德行。爲丈夫之良友。爲兒子之善師也。蓋作者所望于婦人。在善婦良母一邊。而不在女英雄一邊也。頃聞君編纂此書。刻成屬余序。於是乎言。

川田甕江曰。近日婦女向學。洵可嘉尙。而其弊或至注意於女英雄。此篇立論。揚善婦良母。而抑女英雄。防害於未然。可謂卓

識矣。

王漆園曰。正論卓識。使千古有才無德之女。一齊俯首論史事。而不泥史學。已屬難事。且能通曉西邦之史。的是奇才。方能有此奇文。

### 初學文編序

雜然羅列和漢古今矣。而整整乎。皆短篇小章也。其雜以識事理。其整以窺文法。譬猶插百花於一瓶。其色香可以概天下矣。

### 白石先生年譜序

白石先生爲一代偉人。而在當時忌者甚衆。竊罵爲鬼。不肯言其姓名。人情浮慕古人。而好譏同時盛名之士。蓋古人骨已朽。其利害不與己相干。而同時之人。則得失或相關。故不免乎有此焉。自先生歿百餘年。而有志者相謀。結社刻其著書。豈所謂精氣光怪。

自能發見。而物亦不能揜者耶。予意者昔時之以鬼呼先生者。若使生于今日。則爭入其社無疑矣。不知吾輩設與先生同時。則能保其不罵先生爲鬼乎。感慨之餘。遂書之。明治十四年四月。

三島中洲曰。吾中村君溫良。設使與先生同時。亦決非罵之者。然自咎而諷世人浮薄。置語婉曲。使人歎服自省。嗚呼。是其所以爲溫良乎。

### 標注日記故事大全序

余覽此書目錄。不覺發嘆。蓋其目錄標題各四字。凡三百六十有餘條。試即其標題。而思其古人姓名。十不得一。夫此書所引用多左馬班范以下諸史。決非僻典。然大半蕩然失記。乃其彷彿在臆者。亦猶作夢之杳渺。不可尋。豈得不嘆乎。嗚呼。吾家藏書數萬卷。齡又將半百。而不能多記尋常之故事。得無非務遠而忽近之故。

乎。譬如客游千萬里。緇險探奇。多歷年所。衰老歸家。則親戚故舊。僅辨其彷彿。某水某丘。殆且忘之矣。松山麻山氏作標注。以便童蒙。余嘉其用心之厚。故叙余之所自歎。以警後之人。

生死論序

嘗聞基督教士之說。曰信者得救。不信者擬罪。信者得永生。不信者受永苦。嗚呼。不問其人之善惡。而特甄別於信不信之間。以爲賞罰。是豈公平之道耶。今讀傅仁先生生死論。曰善人之魂當永生。惡人之魂當死滅。此其爲說。以善惡爲生死之別。參之於儒佛。而無太牴牾。驗之於良心。而不生疑惑。庶乎公平之道矣。而其說之真者在此。歟。昔雜未耶來。吾邦宣教。聽者雲集。至聞地獄永苦之說。衆人齊叫曰。吾儕先祖之靈。當受永苦。其將何以救之哉。一時哭聲動地。雜氏不覺悽然淚下。然亦無如之何。嗚呼。雜氏之說。

尙有未至者耶。恨不使當時之人得此生死論而聞之也。

唐宋八家纂評序

作文者何爲也。書我之意。而達之於人也。意在先。文在後。意者本也。文者末也。是故意善則文不得不善。雖然。意譬則材也。文譬則屋也。工師欲造屋。不惟其材之良。亦必由造宮之法。人欲作文。不惟其意之善。亦不可不由作文之法。四子六經。文之極善者。而其法神妙。難得而窺也。唐宋八家之文。正大明白。後學取法。莫此爲善。茅氏一倡。而倣者百出。職是之由。抑余有欲言者。文之規矩繩墨。雖宜取於此。而其意之材料。則須資于古今中外之典籍。良師友之談論。與自己之思想。博搜廣羅。貯積深厚。用之不盡。取之不竭。苟能如是。則意善而文不得不善矣。適茲書刻竣。因冠以是言。

川田甕江曰。文字圓活。頗肖王餘姚。

重野成齋曰。簡而該。每節結束處不費多語。尤妙。

### 泰西雄辨大家集序

古來辯說之動人者。吾知之矣。誠積于中。而言發于外。是已。譬如江河之流。日夜滾滾。使觀者喜其雄快奔放。而孰知崇山疊嶂之際。泉源全湧。積而不已。以致此鉅觀乎。且夫誠則明。明則誠。辯說之發于積誠者。昭昭如日月。磊磊如山嶽。而其利于實用。如粟帛人之聽之者。欲不眉動肉飛。何可得乎。若乃言辭不明誠。而或涉兩歧。或半吐半含。或曖昧摸稜。猶之雀啁燕喃。蟬噪蛙鳴。豈能有發爲辯說。而入人肝脾者乎。頃久松某譯是書。乞余序。夫泰西之以雄辯名者。亦不外乎誠明之積者。發而爲偉大之觀而已。學者以此意求之。思過半矣。

### 西洋品行論序

此書分爲十二編。第一編論品行之勢力感化。第二編論家之勢力。第三編論伴侶及儀範。第四編論勞苦作工。第五編論剛勇。第六編論自治。第七編論職分及真實。第八編論性情心地。第九編論容貌。第十編論書籍之伴侶。第十一編論婚娶之伴侶。第十二編論經鍊之方法。譯書欲如九方臯相馬。舍其皮相。而觀其神駿。又欲如曹將軍畫馬。經營慘淡。斯須現出。榻上庭前。屹然相向。余未能進于此。願學焉。

### 品行論第五編序

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曾子論大勇。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由是觀之。道義之外。無浩然之氣。理直

之外。無大勇也。此編所載。大抵不出此意。但以文辭快活。深入肝脾。思致精深。特有別解。使人或疑新奇耳。

衆教論略第一號序

余嘗謂。人各有所信之教法。猶是人各有所嗜之食物。無食物則腸胃飢矣。無教法則精神餒矣。教法之於人生。爲要須之物。實駕于衣食住三者之上。而世或不察。至棄而不顧。何其謬也。雖然。教法猶食物。何待他人強迫哉。要在乎各擇而取之。以自慊於其心而已矣。加藤櫻老先生著衆教論畧。蓋世方藐忽。而先生獨汲汲焉。其卓識可敬也。嗟夫。不原于教法。而人心得安樂。風俗得純善。邦國得鞏固。豈有此理乎。具眼之士。其知之矣。

衆教論畧第二號跋

井部香山先生嘗論太田錦城九經談曰。錦城十九歲之前。則學問日進。而不已。十九歲之後。則無復寸進。余問其故。先生曰。吾聞九經談稿。成于錦城十九歲之時。然而錦城晚年之議論。亦同九經談。守而不變。是可徵其學之不進也。如陸稼書則不然。著四書困勉錄之時。其說有異于著三魚堂大全之時者矣。其經說蓋逐歲月而變。不獨由老少而異也。是可徵其學問之功日就月將也。余聞而嘆。銘心不忘。西哲曰。學問當如流水之進。若其方向。則任其變之所適而已矣。如此編者。其亦誰能逆料其變之所適乎哉。

支那總說序

一國之交。猶匹夫之交。惟有大小廣狹之不同耳。有人於此。忠信篤敬。寬弘勇毅。公正仁恕。溫良謙和。則舉天下之人。無不爲親厚之朋者。有人於此。不忠信篤敬。不寬弘勇毅。不公平仁恕。不溫良謙和。則舉天下之人。無不爲怨懟之敵者。是知他人之善惡。皆生

於我之善惡。天下之朋敵。皆在于我之擇而取之焉耳。是故欲求交於人。當先審己之善惡。何如也。苟其己之未審。而求交於他人。譬猶盛水於瓶。而不察其有滲漏。雖日夜汲井泉以滿之。吾知其徒勞而無益已。金子東山少而好學。嘗遊禹域。善通官話。審其制度。察其風俗人情。無不委曲周到。頃筆之於書。間付以論說。整整中窾。名曰支那總說。問序于余。余讀之而有所感焉。蓋東山爲人忠厚謙和。其有乎己者善也。故禹域之與交者。亦皆無不善。能輸寫其誠。而吐露其實。故得成此善書也。嗚呼。東山如此以往。雖他日爲國使。可也。明治十四年辛巳七月。

宋名臣言行錄定釋序

諸葛讀書。唯觀大畧。陶令讀書。不求甚解。是皆達人之事也。如初學。則宜精細熟復。不令一字放過。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蓋

亦孔子之讀書法也。夫既欲精細熟復。則由注釋以求明解。是勢之必然者也。吾觀今世公私學校。課生徒多。以蒙求十八史畧文章軌範等書。故爲之注釋者。日月加多。而如宋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輯。乃措而不問。豈不以坊刻踈謬。訓點多訛耶。熊本米良觀水君。寢食此書。且爲注解。藩侯喜之。至手寫藏之。近又與其兄文靖君。討論質疑。更加刪補。遂成定釋一書。於是乎如掃雲霧而見青天。紫陽之精神。躍躍乎出焉。自非用心之精。且細。曷能臻于是乎。夫今日公私學校之設。非不盛也。所缺者課書之未完耳。今此書出而補其闕乏。則生徒必能精細讀之。非啻由是通文理。更大有裨於身心。他日發爲言行。小而儀型一家。大而輝光邦國者。庶可得。而期歟。君介奧某。需余一言。余嘉其沾惠後人。功非淺渺。因不辭而爲序。

百科全書序

人之思想日變日新而無窮已者也。是故世之學術亦日變日新而無窮已者也。今日賢哲之思想與其學術其所至既近于極耶。猶與極相遠耶。抑猶其初步耶。均不得而知也。唯吾所知則人之思想其必發達而不衰減也。世之學術其必上進而不下退也。何以明之。即就百科全書之屢經改訂可以證焉。據原序曰。此書自始印四十年于今。而板五改。其間學術之變進。人智之開達。實爲迅速。故今所印。比諸初板。全然不同者多矣。中村子曰。嗚呼。歐米之所以文明富強。其在于此歟。蓋由思想之變新。而致學術之變新。由學術之變新。而致邦國之景象亦以變新。蒙昧者浸假而文明矣。貧弱者浸假而富強矣。成迹彰彰。可得而徵已。如我邦維新之事。亦人心變新之結果也。思想既已變新。則學術不得不變新。

亦其勢也。是以人心喜新事。競新功。或沈酣西籍。或翹企新譯。今此書世人多需用者。而書舖得以供給焉。謂文明富強之兆在此。豈夸言乎哉。抑此書博綜百科之綴要。洵爲人智之寶庫。專門世業之士得之。則彼此有所觸發。而可免面墻之歎。都鄙人民得之。則可以廣智識。明物理。而各效其用。然則此書之行。其於翼贊世運之開進。豈曰小補之哉。明治十六年癸未十月

續愛日樓文詩序

余少一齋先生六十歲。同以壬辰生。甫五歲。先考携余往謁先生。于楊子溝之居。先生命余書大字。衆人環視。紙積成堆。先生曰。子盍暫休焉。食果餌而復書。余掉頭曰。否否。紙不盡不休也。先生大賞其英氣。令嗣亦光年十四。立刻印以賜余。此余受知於先生之始也。既而先生年七十。起爲幕府儒官。住昌平學官邸。余成童修

成齋曰佳話  
可傳紙不盡  
不休敬字氏



本領在此

門人禮侍講席。奉指誨。多歷年所。及先生沒。亦光嗣爲儒官。余亦被擢辱。其末班。嗚呼。余之不才。而得至此。皆先生之賜也。其後余旅遊海外。奔走東西。與亦光不相見者十餘年。及余卜居於礫川。亦光築室於澗上。艱難餘生。幸得相見。則皤然兩老翁矣。握手話舊。未嘗不啞然而笑。繼之以泣也。今茲亦光將刻續愛日樓文詩。謂余曰。先子之門人。如良齋。勿堂。廸齋。象山。皆逝矣。可托序言者。獨子在焉。余感其意。不敢辭也。嗟夫。先生道德文章。爲一世泰斗。其集固當傳於萬世。何待末學揄揚。特以余受知于先生。書其顛末。置諸卷端。明治十七年。

重野成齋曰。二先生同壬辰生。世諺云。龍年人能興家成業。信矣。文寓今昔之感。簡勁而雋永。使暖先生目之。想當筦爾稱善。

養氣編序

養氣之功。在于集義。孟子所言。無以尙焉。蓋天下莫強于義理也。故義理之所在。則其發于文辭者。精神充溢。氣勢雄強。光采燦爛。使讀者有所感發。以養其磅礴之氣。如斯篇所輯之文是也。然其人固不汲汲于文字。故雖或有微瑕。而渾浩一氣。流轉無間。猶之龍淵大阿。雖有疵瑕。而能陸斷牛馬。水截鴻雁也。余嘗論古來聖賢豪傑。未有不能文章者。姬旦孔孟。管葛勿論已。至如漢高歌大風。開一代騷雅之先。文景武三君。詔詞惻怛忠厚。振于百世之上。文之有其本者如是哉。每嘆世人選文辭。往往不揆之於義理。而唯字句之末。是求。如斯編。庶乎矯其弊者矣。嗚呼。人之爲聖賢。爲豪傑。與能文章。皆一道也。曰養氣而已矣。而集義乃其功也。

在邇錄序

國字講解之書。著之似易而實難。非有學問識見。度越尋常者不

能也。非諳練世故。通達人情者不能也。是故必有如物徂來之學。識超卓。風靡一世者。而後有如孫子素書明律國字解之書矣。必有如室鳩巢之學術純粹。文章爾雅者。而後有如六諭衍義之類矣。在二子則發於悟入之餘。不覺其難。而自他人觀之。則通古于今。化遠爲邇。合彼于此。反難爲易。使後生得其門而入焉。此豈尋常經生之所能乎哉。此書長梅外先生所著。門分五倫四科。以經書之語實之。國字講解。務期平坦明白。易入於初學之心。蓋先生學識既已優長。而又多經憂患。老於世故。所以其能有此歟。曩者詩書評釋之出。余讀而嗜之。有以知其得乎中者深。則其言之醇。醇有餘味也。今此錄之出。余最嘉其拳拳於道之在邇者。而信其有功于學者。非淺鮮也。抑先生以詩擅聲名者數十年。而其邃於經學。世或莫之知也。然必有如先生之邃於經學者。而後有如先生之鼓吹風雅者矣。此則理之灼然可見者。世之操觚者。盍亦一思之。

### 大日本地誌序

人之記臆有度。猶腹之於食也。課子弟者。宜度其可受之量而授之。若不度其可受。而妄多授之。則與夫過量。食而傷脾胃者。奚擇。每憾本邦地誌。蕪雜曼衍。未有可授子弟者。今觀松村西莊所著。簡而賅。盡而不汙。而間及史事。前者之憾釋矣。抑余更有所望于西莊者。別撮此書之要。簡之又簡。以供兒童誦讀。與之並行。不亦可乎。西莊才高識邃。方且勤學不倦。俟異日。余重言之。

### 重野成齋曰。比喻切。文辭潔。

### 洗冤史論序

使左將而果溺色耶。固不害於其爲忠臣爲英雄也。使左將而果

不溺色耶。其爲忠臣。爲英雄。不更真且全乎。此書論左將無溺色之事。援据精確。表忠貞之真純。洗史傳之誣冤。譬猶美玉名刀之瑕垢。一朝消除。而精光奕奕。衝星斗而照車乘也。豈非千古快事。予欲浮一大白。屬作者以謝其勞。明治十七年一月

福岡修堰集叙

余嘗有詩曰。自古成大事。其人似狂愚。彼哉智巧者。忠厚一點無。關口氏之捐私財。修福岡堰也。一以救災害。惠鄰保。一以勸和睦。息爭訟。其爲善事。陰功亦大矣。然余觀其人。容貌樸魯。言語訥訥。宛然一田舍漢也。使其不遇此非常之事。決非卓然顯于衆者也。且方其事之未成。他人或笑以爲狂愚。今則萬口一辭。稱道其義。而忠厚之人。遂得吐氣。豈不快哉。嗚呼。世之人。其亦勿徒恃其智巧而可也。

川田甕江曰。僅僅百餘言。亦有多少曲折。非老手不能也。

與人樂序

與人樂者。棚橋伯實之所著也。伯實年十七病眼。二十五失明。其學尙洛閩。用力於慎獨。大有所得。雖遭世多故。經流離困厄。而胸中泰然。未嘗有所擾。今且六十矣。環堵蕭然。妻子熙怡。讀書講道。以是自樂。又與人樂。非有道君子。豈能如是乎。此書雖編纂在近時。而其言則無非發于平生潛思力學之餘。故純粹明白。着實切近。與世之割裂成編者。奚啻霄壤。具眼者其知之矣。伯實號松村。住東京三田。美濃揖斐人。

川田甕江曰。其人可愛。其文藹然。

墨水三十景詩序

墨水之風月一耳。都鳥之詠。昔何淒涼。三十景詩。今何秀麗。蓋因

政治之得失。人事之盛衰。而天地之氣象。萬物之聲音。無不隨以變。而詞人之作。其最著者也。余讀此詩。流麗澹雅。絕無淫哇之響。都下風俗之漸趨於正者。可由以知矣。而如都鳥之詠。王室之所以衰。吾知其不復作也已。

詠古詩鈔序

余讀股野達軒詠古詩鈔。而有感乎忠厚之人得壽而有子也。蓋一百首大抵揀揚忠良。遊賞古蹟。慕尙前賢。稱譽名媛。颯颯乎和平之音也。而刻薄詆訐。摘前人之短者。不一見焉。以是推之。君內而家庭之訓。外而郡宰之政。無一不出于忠厚者可知矣。余久識君之子子玉。年少能詩文。今仕列朝班。而其他二子亦皆賢。豈非君之餘澤使然乎。今茲君年七十。三子將以懸弧之辰。開壽筵。博徵賀詩于四方。以佐其歡。又刻茲編。以寄孝思。有子如此。君之萬壽無疆可卜而已。君關原懷古詩曰。皇天所祐在寬仁。寬仁即忠厚。蓋家國理一也。

信夫恕軒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爲人忠厚。其文類此。結末引關原詩一句。筆底有淚。

文明東漸史序

瞿曇氏曰。唯我獨尊。鄒孟氏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是言也。徵諸古今萬國之史。無不皆然。今徵諸藤田氏文明東漸史。亦無不然。何以言之。大地之動機。在于地心。天體之動機。在于貫南北極之心。世間萬事之動機。在于匹夫賢智之心。試觀今日之世界。亞細亞千百萬人之心。即孔孟瞿曇氏等數人之心也。歐羅巴米利堅千百萬人之心。則亞利斯篤耶蘇牛董等數人之心也。出于一人之心之所思想締造。而其動機達于萬里之外。百世之後。未見其

所終極。是其勢焰之盛。不啻如日月中天。而王侯之尊。卿相之貴。反燭火之不若矣。由是觀之。所謂唯我獨尊。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豈夸乎哉。抑予亦聞孔子之言矣。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夫意見論說。必創于匹夫之心志。而寤逐刑戮。每起于衆論之謬妄。一時衆論雖若或勝者。而猶之三軍統于一帥。帥見奪則一散之後。不可復收拾。至匹夫之意見。則雖殺其身。而不能消滅之。不啻不能消滅之。適足以揚其炎。助其威矣。此已事之明效。古今萬國無不同。襲此窠臼。我邦天文永祿以來。文明東漸。以至今日。無不同踏此塗轍。蓋皆匹夫與衆論之戰。而迭有勝敗也。然而匹夫每暫敗于始。而久勝于終。衆論每暫熾于一時。而永滅于後世。西人謂此匹夫之終勝者。曰時代之報復。嗚呼。暗愚之衆論。不能容賢智之匹夫。而或橫逆遇之。或酷刑殺之。然賴此賢智之

人。而天下得進于文明之域。於是賢智之人。死後始尊于世。而其論終得勝。以慰其魂于地下。以余耳目所睹聞。尙有其人矣。如渡邊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是也。而間有編其詩文。叙其生平者矣。然至于纂錄天文永祿以來。匹夫與衆論之戰爭。萬國共享之命運。所以進于文明。以爲書者。則以藤田氏文明東漸史爲始。余願世人因此書而知今日之漸進文明。由于昔時遭厄之匹夫。而他日之衆論。或有所鑑于往昔。以不至于加暴威於匹夫之上也。

川田甕江曰。滔滔七百餘言。要其歸。不出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二句之外。然引瞿曇。引孔孟。引亞里斯篤。引耶蘇。引牛董。引證引喻。層見疊出。使人看做未曾有之創論。蓋化腐爲新。非吾輩守唐宋規格者之所能夢見也。

經濟要義序

一國之經濟。猶一家之經濟。智德之所在。即貨財之所在也。技藝之所在。即貨財之所在也。勞力之所在。即貨財之所在也。或有智德。或有技藝。或有勞力。而貨財自然歸之。是之謂福。無智德。無技藝。無勞力。而貨財歸之。是之謂禍。今有一少年于此。無智德。而有貨財。則驕傲汰肆。未有不招凶禍者也。未有不轉而至。于貨財蕩盡者也。使此少年而有家。則喪家之主也。有國。則亡國之君也。夫水必流于下。貨財必歸于善人。善人者。有智德之稱。而或兼勞力技藝者也。故國多善人。則其國必富。大學所謂有德斯有人。土財用。中庸所謂大德必得位祿名壽。此實經濟之大道理。徵諸東西古今。莫不皆然。是故講經濟而不究其源。于人心世道。吾未見其能全也。伴智齋譯。該納士經濟要義。其書論經濟學之性質。兼物

理心理論。其世道之關係。及其論理法。洵爲明白的確。可謂本末兼全已。智齋嘗學于我同人社。才學日進。而意氣益下。庶乎有勞力技藝。而進于智德者矣。序言之請。烏得不欣然應之。

龜谷省軒曰。世之談經濟者。唯知智術之可恃。未知天地有大帳簿。此文幾發經濟之蘊矣。

重野成齋曰。春風和氣。善人之言。

三島中洲曰。貨財歸于善人。是經濟正道。若夫爲仁不富。謂其變耳。君子語常而不語變。此篇大有功于世道人心。

綠山堂文稿序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蘇老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于道。而不可得也。彼其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

與我也。當是時。老泉一匹夫。無爵無祿。其以文章自重。固宜然也。以魏文帝之功名烜赫。一世曾不以爲意。而以文章稱揚於張。乃爾。無他。誠以經國不朽之盛事。在此而不在彼也。仙臺人氏家某。出其先人綠山君之文。請于余曰。先人好學。少時入昌平。鬻遊于諸老先生之門。不幸中年溘逝。所存僅有此一册。幸得一言以慰泉下之靈。余受而讀之。其文有氣力。有光焰。議論往往化腐爲新。而不離于道。卓然可傳不朽者也。嗟夫。方今功名富貴。極一時之盛。朱門甲第。鬱然聳空。閭巷小民。侈觀而誇說者。何限。然安知不倏忽之頃。至化爲寒煙荒草。人莫舉其姓名乎。顧乃如此一卷者。奕奕其人猶生。而彼田樞密者。今安在哉。

鷲津毅堂曰。氣雄而辭偉。近日吾兄之文。僕以此篇爲傑作。感服敬服。

信中詩文鈔序

余讀春臺先生鎌倉賦。嘆曰。嗚呼。氣象宏遠。邈乎其不可及已。傍人問何故。余曰。先生信人也。請以信喻。夫淺間之嶽。煙炎常起。岐蘇之山。猿鳥難度。土厚水深。海內莫尙焉。先生之經學似之。是故其文辭淵涵淳蓄。如諏訪湖奔逸浩汗。如筑摩川。未有其本不深厚。而未能大者也。後人誠能知之乎。則先生再出矣。或駕而上之。亦未可知也。適是集刻成。遂書是言。以爲信人勸。

皇朝蒙求序

今茲辛巳三月。五十嵐子敬携一部書題皇朝蒙求者。示余曰。此吾師山下仁里所著也。自幼至老。精神所寓。屢欲梓行。有礙不果。近者或人竊取爲己著。將刻之。其子叔洵訟於官。事得解。遂鏤版。

工竣在近。請賜一言。余聞之。未及披卷。慨然曰。余可以序之矣。夫其精神所存。心思所積。數十年之久。藏於篋笥。又殆被他人攘奪。而幸發覺。若促刻以公世者。窮極而通。晦極而顯。若有天意存焉。余可以序之矣。及披卷讀。仁里自序。覽其標題。然後赧然曰。吾何足以序之。端緒識。段錦一斑。窺全豹。仁里之自序。命意超卓。議論精確。而文章尤渾厚。非余之所能及也。矧其標題對仗工妙。如天造地設。不可移易。由是推之。仁里人品之高。學問之優。出於尋常。萬萬矣。蓋隱君子也。夫人之有德有文。猶美玉也。雖韞於石中。未有不久而不顯者也。仁里潛修晦養。肆力於著作。如茲書。以吾邦二千年間史籍。約之於厘厘三卷之中。韻語既便於童習。而其註又雅醇可誦。吾知此書之出世。爭先購之。或授諸子弟。或用諸學校。不出數月。而遍行於海內者。可期也。如是乎積年之苦心。得以白

于世。而其名亦由以大顯矣。此則天意之所使然。豈區區鄙言之所能輕重乎哉。吾何足以序之。遜謝不敢。子敬固請不已。乃次第其語。以爲之序。是舉也。叔洵能耐紛難。以成父志。子敬奔走欣助。以酬師恩。皆可附書也。

重野成齋曰。未披卷之前。意想一段絕妙。以顯晦歸于天。立意亦高。辛巳五月念七日

牛渚漫錄序

今天下無不知名醫。有淺田宗伯者。其聲譽之隆。遭逢之盛。古今無匹。而余則知君之有以致之也。中庸言。知仁勇三達德。而終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夫人苟有三達德。則事雖大。未有不成就者。苟無是誠。則事雖小。未有能成者也。德者本也。技者末也。君有得于本矣。何怪其技之臻乎此哉。請舉一證。今茲辛巳夏。



清國何公使黃參贊見臨，弊廬時君應招而至。酒闌，君揮毫書其詩曰：「櫛風沐雨十餘年，聊把青囊謀息肩。小草寧知成遠志，漫生一夜鳳池邊。」遂語余侍養。皇子之事，余曰：「灼知貴人之子，庶羸所由，而以黃綿布爲親身衣，非知乎？舉鐵衣產育之古典，而廢驕侈情弱之舊法，發自忠愛之心，非仁乎？不屈貴顯，不顧世醫，非勇乎？大學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君於是乎三達德具焉，而自非心誠求之，積於平素，何能應變而不窮乎哉？宜乎其聲譽遭逢之盛，古今未見其比也。頃君刻其所著牛渚漫錄，乞余一言披之，則博涉廣覽，意有所會，隨即錄之，何其勤也。嗚呼！此亦足以爲君心誠求之之一證矣。余烏得不感嘆而作之叙。

明治十四年七月

牛渚漫錄序

二三十年前，都下以善醫著名者有二人。一日尾臺榕堂，一日淺田識此。余皆共爲文字之交。當是時，安井息軒、鹽谷宕陰、芳野金陵等十餘人，每月一次，迭主文酒之會，而榕堂識此在其間。余每讀其文，未嘗不歎其以刀圭之暇，而與專門名家抗衡，毫無愧色也。其後海內騷擾，耆舊彫落殆盡，榕堂亦化爲異物。及明治維新，百度用西法，漢醫大衰，而識此則聲名益震於海之內外。今世之醫，莫能比其盛也。今茲辛巳之夏，余邀何公使黃參贊于草堂，酒間興酣，識此談笑之聲，獨震林木。旣而揮毫作大字，有龍跳虎躍之勢，嗚呼！識此之致，是夫豈徒哉。蓋識此以其術起瘡痍，躋人於仁壽之域，歲不知其幾千，於是乎浩然之氣自生，而其豪爽磊快，遂致于如此也。余聞曾參歌聲如出金石，識此其有古人之風也。夫頃刻其所著牛渚漫錄，乞余叙受而讀之，不覺發嘆，猶記昔年

余借榕堂所手抄之書而閱之。深知人之成名于世。皆稟非常之天資。而又必積勤學之功者也。今見識此茲書。益信焉。識此軀幹雄偉。目光爛爛射人。今年過六旬。而精神氣力。宛然猶昔。作文每篇成。必見示。蓋余與識此文字之交。三十餘年于此。久而弗替。老而益親。謂之進乎德誼之交可也。序文之請。其何敢辭哉。

今村了庵曰。栗翁使僕評定二文。僕謂前篇立意本於經義。筆力遒健。後篇原交情以立說。姿態絢爛。共是結構之功。錘鍊之熟。未易軒輊。非尋常文家所能及也。但以筆力言之。則前文似可爲優。後文稍屬次乘。鄙見止如此。不知爲得賞鑑乎。不然乎。試書之以質焉。

敬字曰。余之於此二篇。有一奇話。七月初旬。前篇稿成。俾价送致。閱半月餘。而識此無一答。余怪之。以謂此余文不中識此意也。或有溫樹之嫌。而識此憚于言之耶。因又改作後文。急俾价送致。又久之。識此無一答。既而有書來。曰後宮又產皇女矣。日夕無暇。今熟讀二文。前愈乎後。余不覺瞠然。

敬字文集卷之九終

敬字文集卷之十

畠山莊司君冢碑

武藏國久良岐郡二股村有孔道。自秩父赴鎌倉所由也。道左灌莽翳蒼中有大塚穹如而高。土人相傳曰畠山莊司君重忠之塚也。傍近塚稍小者曰首塚。又有小塚六錯落相望曰六臣之塚。昔者鎌倉氏之創霸也。莊司君特以忠勇顯。及右府薨。嗣君闇弱。母氏擅私。外戚握權。當是時。君以遺老元勳。忠直自勵。挺立不屈。權姦忌而憚之。誣以謀反。閭族悉亡。自是而奸邪無所復憚。權日下移。而宗社之事不可復問矣。使君依阿摸稜。作保身之計乎。讒何由起。身何由亡。然而其忠操則不得而終也。距冢數十武有一水支分而流。東鑑所謂二股川即此也。又曰二男重秀。本田近常。榛

澤成清已下百三十四騎。陣于鶴峯之麓。今冢北有一山突然隆起者。即鶴峯也。土人所傳。與前史合。確然無可疑矣。村有清來寺。前住持口口欲爲莊司君建碑石。未果而沒。某口口恐其志之無繼也。介宮本某欲求予文。勒諸貞珉。以垂將來。余嘉是舉。不敢辭而爲之銘。銘曰。

勇敢萬夫。忠冠一世。霸業之輔。誰與作對。牝鷄司晨。惟臣玉食。遍地枳棘。孤根松柏。君死如生。照耀竹帛。奈何荒墳。埋茲莽澤。廼今有人。誅茅表石。終古對峙。芙蓉雪白。

### 福島貞雄墓表

余嘗得福島貞雄所著贍民錄而讀之。其大意以謂年歲之不能無凶歉。猶人之不能無疾病。故農家以備凶歉爲首務。所以備凶歉者。莫善於以雜炊爲食焉。蓋民俗謂菜蔬和飯。煮以爲食者曰

雜炊。此事雖若甚微。而爲益極大。嘗推其數。一日一度食雜炊。十口之家。得羨穀一升。推之百萬口。一歲羨穀三十六萬石。天保中。比歲大饑。因約四十四村。共食雜炊。是時四方有餓死者。而鄰近村邑。皆賴以得濟焉。故知一人減食。可救一人之飢。一村減食。可救一村之飢。等而大之。至於天下遍行此法。豈亦有饑荒之可患乎哉。其論深切懇至。國字書之。印送于府內八州。凡三千部。其用意之厚。洵可嘉尚已矣。貞雄通稱耕八。武藏橫見郡荒子村成內丈助之次子也。養於足立郡大間村人福島知雄爲子。地頭大學頭林君命爲七村取締役。繼父職。最受知於快烈公。稱爲有才幹。或召詢民事。貞雄有所對。公莫不稱善。貌魁梧。有膽畧。好賑人窮困。築堤防。蓄山泉。備患水旱。皆有法度。文久辛酉五月三日。病沒。葬於鴻巢勝願寺。享年七十七。釋諡曰大悟院覺譽孝順圓信居

士林君之臣鈴木繁善與貞雄善其沒也以狀來請余表其墓有子貞恭嗣其家。

鈴木旭峯墓碣銘

武藏國榛澤郡榛澤村有業醫者號旭峯鄉里子弟從而學書者百餘人自卜其幽宅介桑原子文乞余爲銘昔者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蓋宰一邑之政者里正又上而宰一郡之政者郡官然而勢位隔絕教或有所不及乃有如君平者以其所業往來於鄉黨間諄諄然以孝弟教子弟以睦順教婦女則風俗自淳訟獄自簡郡官里正咸有賴焉旭峯儻其人耶旭峯諱秀勝生於賀美郡小濱村父曰落合鞞負後爲鈴木菜義子移住上毛山田郡者八年天保癸卯移住今處銘曰勸善鄉里教字童孩以裨教化醫云乎哉

原惟則君墓銘

文久二年四月三日京都町奉行伊豫守原君歿于京邸余聞之愴然不知涕泗之下也憶曾於某家座上始見君在杯酒號呶間言語簡默容儀修整心敬之而未知爲誰也適他客以余名告君君忽移席近余前曰聞子名久矣不意今相見也因自道姓名舉觴屬余蓋距今七八歲是時君年可四十既而聞君累進位秩今乃聞其喪嗚呼人世之速而死生之不可期如此可悲也夫君諱思孝字惟則曰彌十郎者其通稱也曰寧靜者其號也君以天保七年初仕爲表右筆累遷至與右筆組頭安政六年爲天璋院殿用人萬延元年擢爲京都町奉行叙爵伊豫守後二年罹病歿享年四十有九君爲人精敏所至職務莫不速辨其自奉甚儉而賑給族人之貧者必周故雖歷顯職而資橐屨空其歿也其子某以

醫翁曰起  
手一段非  
莊非曠使  
是先生獨  
得之見自  
運之筆所  
謂自立一  
種品行果  
夫子自道  
也

一段叙事

狀來。求余爲銘。余於君嘗有杯酒之懽。又數聞其賢於其友人。且深有感于死生哀樂之故焉。乃不辭而爲之銘。君娶某氏。無子。養先手頭町野某之第三子某爲嗣。今爲小姓組番士。銘曰。安厝于京師大光之招提者。君之遺骸乎。思樂于淺草善龍之淨域者。君之魂魄乎。綴以銘辭。勒諸石者。江戶之人中村正直乎。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嗚呼。江村先生舍予而安逝乎。其體魄之散。吾不知其安歸。而精神之存。吾不知其安在也。予第以先生精神之存。吾胸臆者。書爲寫照。以永遺後人乎。此在朋友之誼。或不可得而辭者矣。先生事親孝。父了翁久病。家道衰落。先生下帷教授生徒。而不懈于侍養。醫藥飭粥。厠牖澣濯。皆躬親之。賣己衣具。以供甘脆。四隣感泣。街吏欲告官請賞。先生固辭而止。事師篤。古畑玉函久病。後失明。先

親

二段叙事

師

三段叙交

友

四段叙憂

國

五段叙不

仕

以下是斷  
如史家有  
論贊  
余則謂夫  
子自道也

生侍養甚勤。飲食起臥。皆親嘗而扶持之。自始執脩脯。以至視易簣。蓋二十年如一日矣。交友忠。藤森弘菴繫獄。先生力求解之。卒脫于危。唐津明山公子延請先生爲師。贈以俸給。先生深感其恩。諸侯徵辟皆不就。公子爲閣老。會生麥之變。英國求償甚急。先生侃侃建言。不聽。遂改名曰默翁。先生憂國深。慶應丁卯。德川內府還政於朝。後召先生。即日上程。十一月謁內府。二條城。每見屏人交。膝咨諷。然不得意去。嘗慨然謂余曰。咄。曩使我爲酈陸。往來公侯間。與諸豪英交。以收攬其心。則事未可知也。先生終身不仕。然有志于經綸。常嘆曰。吾見時宰爲政。絕無旋乾轉坤手段。少遇紛糾。輒狼狽失措。嗟嗟。何世之乏人材也。余嘗謂。士生斯世。不溺流俗。不牽風習。能發其所獨得于天性。以自立一種品行。獨於先生乎。見之矣。先生邃經學。其詩文有孤詣獨至處。而一發于真情。

與精神交  
一語與起  
筆一段呼  
應以收結  
全文千鈞  
筆力

蓋亦在文壇別樹一幟矣。余與先生親厚無間。終始弗渝。至今尙覺與其精神相交于茫渺冥漠間也。先生諱文之。字文藏。號江村。始田口氏。宗家絕嗣。改石合氏。文政戊寅正月五日。生于江戶深川。明治六年一月十七日。病沒。享年五十六。葬東京駒込龍光寺。配淺井氏先沒。生二男。長震。次天。繼娶淺田氏。有四男二女。銘曰。世之貧富貴賤。不足為先生之榮辱。而先生之自主獨行。可以砥礪一世之風俗。於戲乎。若人不可羈以爵祿。

萱水杉浦翁墓碣銘

物之美麗者。充軀于宇宙矣。姑就人而言之。小兒之面貌。少年之英華。淑女之嬌艷。皆莫不美麗。而要之。未有若老人之心者也。蓋人至老境。形骸欲寡。精神樂深。兒孫繞膝。孝悌為訓。朋友在坐。文墨是娛。看花聽鳥。想像樂園。敬神愛人。歸向天道。是其心之美麗。

非他物所能比擬。余觀諸吾萱水翁。而有以知之矣。翁諱良尙。姓杉浦氏。萱水其號。家世為甲州城衛士。性剛毅忠厚。自童年志于學。蚤歲襲蔭。奔走事務。而暇則必手一卷矣。文政戊子春。試及第。天保甲午。為作事宰領。慶應丙寅。移于江戶。為軍艦屬員。丁卯。遷海軍司糧官。無何致仕。移住駿河。明治庚午。再移東京。壬申。十一月朔。病歿。享年七十有一。憶十五年前。余官于甲。始識翁。及令嗣讓。屢訪其萱水之居。每見家庭雍穆。福氣滿門。去年壬申。余來于東京。翁見訪。弊廬既而敲翁門。則滿園菊花。爛若錦繡。兒孫嬉戲于庭前。親戚朋友。醉賞至夜。而翁之喜可知也。余思翁之心之美。麗。不啻如菊花。而其身體矍鑠。年年可繼此會。而孰料彌數旬之後。訃音忽至乎哉。悲夫。雖然。令嗣職近。禁闈。位居清要。翁之餘澤。蓋未艾也。銘曰。

一座白石。照映青山。花香馥郁。鳥語關關。美矣麗矣。無垢無塵。翁之心神。可與之倫。湯島之鄉。寺曰麟祥。藏擇斯阜。銘貽千霜。

### 大佛無角君墓碣銘

君諱無角。辻氏。通稱鐘雄。信濃國松本藩士如水君第三子也。性豁達。有膂力。善劍術。優入其奧。年十六患眼。稍愈。試劍。目被中傷。遂失明。就其兄習讀。學庸論語詩經。又剪綵作畫。削木製器。無不精巧。後來東京學。凸字書。于宇都宮三郎得讀英文地理書。其穎敏率。此類也。常留意于財用之道。了了見大意。會川田毅卿創逢坂學社。余建同人社。以教授生徒。使君司其會計。細大皆當。明治九年一月十六日病沒。年三十有三。娶滋野氏。生一女一男。男曰修一。君自創一家。稱大佛氏。蓋取諸佛無角之諺。君篤于友愛。明于料事。兄弟每有所謀。必來取決焉。葬于染井。銘曰。

形乎缺。神乎全。計乎巧。心乎專。兄弟和。室家虔。兒成立。望在旃。

明治九年丙子十二月

### 翠堂中島君生壙銘

明治八年之秋。君惠然見臨。曰。明年余華甲矣。因擇地於上野之背。感應寺之故地。謀營生壙。請子爲吾作銘。憶余齡十三。學書法。於石川梧堂翁。時始識君。君丰采俊秀。衣服都雅。善書。躡等輩。今見君。顏貌宛然而髮已垂。素君之孫就余而學者。歲殆成童。則余之冉冉向老。亦不足怪也已。君姓中島。通稱祖兵衛。號翠堂。江戶人。考曰。山中勾當。妣相澤氏。仕途所歷。爲學問所勤。番評定所留。役。新潟組頭。明治四年辭職。後以文史自娛。專事著述。爲人聰穎。作事勤敏。雖從事簿書。而把玩風月。意恬如也。君生于文化十三年丙子三月二十八日。夙學於海老名翹齋。後師榎宇林公。有一



男二女。男祖一出嗣。加藤氏。今爲六等判事。銘曰。  
風水之說。固不足采。唯所宜擇。風景之美。天台之麓。日暮之里。恭  
公愛焉。層樓傑起。舊觀難復。山容不改。禽鳥度曲。花月耀彩。百歲  
之後。其樂于此。

佐藤李山君墓碣銘

海舟勝先生有所畏愛之門弟子。曰佐藤君李山諱政。養通稱與  
之助。李山其號也。後改笙溪。父曰文褒。母池田氏。文政四年十二  
月。生於羽後國飽海郡遊佐鄉升川村。性溫順。事親孝。名溢于郡。  
領主酒井侯屢賞之。幼嗜雕刻。三十四來。江戶學其技。于後藤恒  
俊。優入奧窔。既而入勝先生門。學和蘭書及火技。亡何業大進。酒  
井侯命以砲術臺場諸職。安政六年。幕府徵君爲軍艦操練所蘭  
書翻譯出役。後累進祿秩。慶應三年。爲大坂鐵砲奉行。明治以後。

官于朝。歷大坂府兵局出仕。民部省工部省出仕。鐵道助。叙正六  
位。後官于西京。大佛門外有遠祖嗣信忠信兄弟之墓地。君購之。  
爲父立碑。明治十年八月二日病歿。享年五十七。葬於東京青山。  
娶阿部氏。先君沒。有子曰與三。嗣其家。後娶村田氏。所著萬國地  
圖。三角或問等。行於世。鑛山地殼學。秋乃寐覺稿藏於家。君嘗嚴  
冬單褐。力學弗輟。勇氣益振。云同門之友立石表其墓。海舟先生  
俾余爲君作銘。其辭曰。

人能自樹立。無不由勵志。斯人而不銘。銘其將誰爲。

紀恩碑

伊賀國阿拜郡。今爲三重縣第九區。天嶽直其南。長田川界其西。  
而東北。則服部柘植二川環之。至于郡西。三川會合。是爲木津川  
上流。當其匯流之衝。巨巖橫焉。水不能順流而奔注也。每遭霖潦。

逆浪汎濫。安政地震以後。其害更甚。津藩主藤堂氏以郡屬其封內。卹念民瘼。屢濬淤塞。起堤防。鑿巨巖。竭力糜財。百方施功。而水害猶未已也。及至明治三年九月。水大溢。流屍蔽野。邑市田廬。蕭條一空。於是始有徙民之議。會藩廢爲縣。今縣令岩村君始至。首察民害。聽衆庶請。遂以舊城址一萬二千餘步爲徙居之地。又請于官金四千圓。給其費。民歡愉趨功。小田村人村田順造奉命董役。十年七月功竣。自是厥後。嚮被災之諸村。如上野市。小田。木興。淺宇田。與市。幸阪。馬苦勞。清水。盡皆化爲良田。收穫數倍。而城址之新邑。比屋連棟。烟火蕃盛。鷄犬相聞。民得聊其生。較諸曩時。蕩產失財。死亡且不能救。其苦樂災祥之相去。奚啻霄壤。宜乎閭郡人民之頌道恩德而不能已也。順造與衆謀。欲立碑以錄其事。傳之無窮。請余作銘。其辭曰。

惟昔之災。水浸阡陌。下民昏墊。每葬魚腹。惟今之祥。安居聚族。孝弟力田。天降豐熟。粒我育我。絜誰之力。今我不錄。終忘恩德。藩政惻怛。疏濬盡策。縣治忠厚。遷徙相宅。轉災爲祥。易苦以樂。厥謀允臧。厥恩罔極。

重野成齋曰。叙事不着議論。簡老典雅。錘練之功至矣。

磐溪大槻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崇。平姓。大槻氏。字士廣。號磐溪。通稱平次。考諱茂質。稱立澤。仙臺藩醫員。實爲我邦蘭學者之祖。先生學于昌平。幾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內及長崎。下筆敏妙。才華富贍。爲中外名流所推重。其客京師也。賴山陽延之。山紫水明樓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許可。特奇先生才。一見如舊。世傳爲佳話。天保壬辰。先生三十二歲。藩侯擢列儒員。以季子別起家。住江戶爲侍講。弘化嘉永間。先

生夙講西法砲術。究其蘊奧。閩藩師之。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先生建議主張開港。是時議者多主攘夷。朝野囂囂。人或爲先生危之。先生夷然。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爲養賢堂學頭。尋致仕。明治戊辰之亂。與羽諸藩合從。舉兵。仙臺爲之盟主。起先生司軍國文書事。及事敗。以此下獄。既而被赦。時年七十。辛未。復住東京。文酒談讌。優遊自適。世以騷壇老將目之。戊寅六月十三日。病歿。距其生享和辛酉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八。葬于高輪東禪寺。先生軀幹長癯。性情真率。奉公謹慎。持身清儉。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事。則侃侃有不可回者。天才清絕。晚年詩文歸于簡淡雅潔。嘗曰。吾讀經。自抉出手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慊堂。詩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自標置。如此。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視。近古史談。寧靜閣詩文集等數十種。配大野氏。長

子修。二次文彥。各成家。二子以余與先生有舊。請表其墓。先生事蹟具載家傳。茲揭其大要如此。

### 大川笠原先生墓碣銘

余成童入井部香山翁門。翁子潛藏爲余語。越後頸城郡有笠原先生。經明行修。通經濟學。後入昌平黌。先生門人上野高明屢稱道其師勉學。夏不扇。冬不爐。余心儀之。勿忘。一日與高明步于十軒店街。見先生在書賈英氏家。披汲古閣十七史。高明爲余通姓名。余蹶踏不能仰視。匆匆作禮而別。爾後三十年間。萍飄蓬轉。備閱憂患。冉冉向老。而先生既歸道山。其孫惠就余學。以墓銘爲請。嗚呼。人世之感。豈可勝道哉。先生諱久道。字伯文。笠原氏。通稱文右衛門。號大川。自幼好讀書。父母恐其過劬。致病禁之。先生竊挾書上厠。家有木製大狻猊。時入其中。久不出。怪而撥之。則手捧一

册矣。弱冠遊江戶。寓松崎謙堂塾。歸而授徒。寬嚴得宜。造就有法。門人多成業者。先生治經。宗程朱。邃韻學。改正磨光韻鏡。然常留心。經世不事章句。天保乙未。頸城郡霖雨水溢。大瀉地陷。先生與其父謀。新鑿一川。注之于北海。丁酉。工竣。地爲良田。民賴其利。然當其未成。百艱千阻。先生獨身當之。是歲爲大肝煎。辛丑。創立一村。曰大瀉新田。戶口日殖。弘化甲辰。受高田藩主命。築砲臺。測近海。皆有功。先生平生心存誠敬。不欺暗室。年至五十。德望益崇。遠近莫不尊信。先是。頸城郡水費課賦法事。涉幕府邑。與高田藩爭論。久不決。者百餘歲。嘉永壬子。先生受高田請。至江戶。訴之。安政乙卯。事得講和。以功爲鄉士。當是時。封內各村積年爭訟。賴先生一言而決者。不可勝數。丙辰。爲觸元職。丁卯。國益掛。明治己巳。先生年七十。辭職閑居。吟咏自樂。癸酉。十二月三日。病沒。葬于岫池。

觀音山。享年七十三。妻上原氏。有一男三女。男克太郎。嗣家。忠厚勤儉。克肖乃父。系之以銘。銘曰。

行本忠信。志存經綸。片言折獄。君幾其人。

### 高崎君墓銘

君諱親廣。姓高崎氏。鹿兒島縣市來湊人。稻荷神社祠官也。性溫良篤實。識見卓然。明治十年二月。鹿兒島亂作。六月二十六日。君爲逆徒所殺。其子親章悲痛不已。請余爲銘。銘曰。

君有令嗣。親章其名。仕爲警部。住在東京。丁丑二月。鹿島事發。奉命還里。探偵事實。逆徒覺之。謂是刺客。捕縛拷訊。備極殘刻。在獄月餘。幸得脫免。乘船而東。鄉里空曠。逆徒遷怒。暴及其爺。五月下澣。忽圍君家。君暨其配。睡在蚊帳。二十人餘。闖入叫呼。君急舞棒。角鬪支吾。頭傷血流。力盡被拘。四尺之檻。獨尙窄狹。七人同幽。手

足折摺。食不盈握。三十晝夜。齡五十九。被斬而化。慘毒之極。嗚呼哀哉。旁人聞者。涕爲隕之。矧爲其子。痛何可言。爲勒銘詞。永吊幽魂。

### 立君墓表

君諱嘉度。姓立氏。幼名廣作。號知靜。舊幕府臣諱嘉直之第三子也。母並木氏。弘化二年乙巳。六月十七日。生于江戶。幼時從父在函館。就名村元度學英語。又學佛語。於其國人。無不通熟。會露國軍艦來對馬。勢頗猖獗。幕吏不能制。函館奉行令君往諭。軍艦唯唯退去。時君僅十三歲。以功被擢。別成一家。賜俸若干。蓋異數也。文久元年。爲英佛兩語譯官。從幕吏使于歐洲各國。歸賜金增俸。慶應三年。幕府設造船場及製鐵場于橫須賀。君與佛國工師數十人胥議。事得就緒。明治元年。補一等譯官。奉各國公使參朝事。

務。賜衣冠服飾。二年。奉條約改正事務。任大譯官。叙從七位。三年。任文書權正。四年。補大藏省出仕。累遷。記錄助。記錄頭。叙正六位。七年。補大藏省五等出仕。九年。任大藏權大丞。十年。各省大小丞官被廢。君自是絕意仕途。欲在民間謀公益。於是創立第九十五國立銀行。被選爲頭取。其苦心焦慮不少。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病歿。享年三十五。葬于大塚高源院。蓋聞君雖用心經濟。而不輕發之於口。容貌閑雅。人莫能窺其際。由此推之。君之志不在小可知矣。而其死良爲可惜也夫。其朋友相謀。求余文以表其墓。遂按狀述之如此。

### 芳賀君墓碣銘

君諱可傳。藤原姓。芳賀氏。幼名鐵一郎。考曰原太郎。號德逸。仕幕府。食祿二百石。芳賀入道禪可之後裔也。母關根氏。君以安政元

年甲寅生于江戶。五歲喪父。爲母及祖母所養。幼而聰慧。受書于芹澤隨軒。勤學強記。有神童之目。又學西洋書於開成所。及長器宇端厚。志氣峻邁。識者期以大成。明治元年。德川氏就封駿河。君與其母及祖母從焉。及沼津兵學校建。君爲資業生。會靜岡學校聘米國人古羅克爲理化學教師。君擢爲四等教授。進三等兼譯官。是時余亦掌教事。常與君相見。而知其孝于母也。五年。余來東京。君寓余家。學駸駸進。七年。君爲驛遞寮十等出仕。勤勞匪懈。或住橫濱。或往大坂。累轉內務二等一等屬。明治十二年八月。君得病。口口日沒。享年二十五。葬谷中天王寺。君性溫厚。孝親篤師友。在靜岡時。與飯田勝貞交。歡如兄弟。其至橫濱也。君善視之。君娶成澤氏。無子。臨終遺命以勝貞嗣家。勝貞爲人忠厚篤摯。余竊喜芳賀氏之有後也。而君其可以瞑矣。君妻之姊夫渡部口口來屬。

銘墓之文。余不能辭。作之銘曰。

妙齡嗜學。旭日初新。少年勤職。鵬翼始伸。中道摧折。有淚沈瀾。悼惜爲國。豈爲一人。

毅軒先生墓碣銘

明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毅軒望月先生卒。先是余築松風亭成。招先生及小野湖山。向山黃村。木村二梅以落之。先生酒酣氣豪。相與論文。至夜分始散。一時歡樂。經旬未歇。情景宛然。尙在耳目。而訃音忽至矣。噫。謂之何哉。先生與余同爲幕府儒官。迨余遊海外。音問不絕。又同遷于靜岡。同管教授事。又同歸東京。凡人世之悲歡哀樂。莫不與同。則銘先生者。舍余其誰也。先生諱綱。字孟玉。通稱萬一郎。本姓京極氏。文政元年戊寅十一月十五日。生于下總續川。考諱顯。字宜卿。號東洲。近江人。遷下總。娶小林氏。生二

子伯即先生也。先生幼而穎敏好學。十七歲入昌平黌。學詩于野村篁園。大有所悟。沈酣經史。旁務記問。夜不就蓐者八年。會淺野梅堂爲京師町奉行。梅堂通吏務。嗜文雅。先生從共往京師。與賴三樹。家長韜庵。牧默庵交。久之學大進。林文毅公薦之于幕府。擢爲儒官。慶應三年。德川氏徙駿河。先生挈家從之。明治六年。朝廷徵爲修史局地誌課一等協修。九年。地誌課廢。自是先生講學授徒。以至于沒。沒之日。先生講孟子畢而就寢。聞有呻吟聲。趨而視之。則氣息絕矣。享年六十有一。葬谷中天王寺。先生治經有別解。通佛理。楞嚴維摩。不離座側。最精本朝故典。著皇統譜。性縝密。治家儉。喜稱人美。每聞忠孝節義事。潛然涕下。嗜酒。談酣則眼光睒睒射人。娶窪田氏。生四男。曰魏。曰俊。曰泰。曰雄。生一女。早夭。宮崎維則事師十餘年如一日。先生之沒。首謀立石以志不朽。請余

作銘。銘曰。

卓然儀型。傳家之物。異于財產。朝得暮失。

諸葛君碑

君諱信澄。字子常。號秋芳。稱一郎。姓諸葛氏。考諱信軌。本姓廣江氏。君以嘉永二年己酉九月六日生。于長門國長府。父祖皆業畫。爲毛利侯家臣。君少不屑爲畫工。專講刀槍騎射。十五喪父。後入奇兵隊。及報國隊。爲器械奉行。明治元年。藩侯出兵。與諸侯伐會津。君在其遣中。戰畢。還得賞。二年。入開成校。始學英書。四年。爲文部少助教。五年。爲文部省八等出仕。是時奉命創設小學師範學校。聘米國人士格篤爲教師。募集生徒。八月。開校。是歲。迎母於故鄉。孝養備至。無幾喪母。六年。爲東京師範學校長。七年。爲文部省七等出仕。赴大坂。設立師範學校。明年爲其長。十月辭職。買茶園。

于西京築室住居。九年華族會館長建。今之學習院。托君助其事。君甚力。十一年東京株式取引所始立。君贊襄其事。十三年爲其肝煎役。多所釐革。使其業大盛。十二月二十一日病歿。享年三十有二。葬駒込大林寺。君性篤實。重信義。頗有俠氣。處事敏捷。然非再思不敢行。平生謂家人曰。吾家素貧。今貲產雖不厚。於吾可謂富矣。然此非吾力能致之。無非藉於朝恩與祖德也。吾稟賦薄弱。多勞思慮。自知命不長。故預畫生計。汝等可以不匱。吾復何患。但不能無子路負米之感。是爲可憾矣。君有一弟一妹。弟曰信輪。分產別居。妹適山口縣士鳥山某。娶上田氏。有一男。曰政太。尙幼。君之沒也。朋友故舊相謀。立碑。請余銘。銘曰。曰教育。曰理財。爲後人築始基。壽不足。功有餘。吾銘實辭無諛。

村松松齋墓銘

今茲壬午四月。石油興業。頭領石坂周造君來。言于余曰。吾友村松松齋奇傑士也。世爲遠州森町。著姓。夙有大志。不安鄉里。欲遊橫濱。講習商法。其父出金一千圓。不受。僅懷十金。往依巨商鈴木保平。明治五年。村上正局發見遠州榛原郡大江村石油坑。未知其油質。問于余。余往檢之。果良也。因相謀。設會社于相良。松齋出數千金。既而紛議起。油井歸于海江田某之手。松齋與余慨然欲復之。募有志者。于遠駿豆。得數萬金。遂以其油井爲三州。共有松齋之力爲多。於是被撰爲頭取。住相良。余謂可常相倚如手足。而不意其遽棄予而歿也。請子銘之。余弗能辭也。松齋諱弘業。字益世。稱吉平。以明治十四年四月廿四日病歿。享年四十。銘曰。生既有功矣。佐成恢復之業。死亦不朽矣。振作後起之傑。

吊魂碑



序文簡而  
銘詞詳作  
者用力在  
此一節

人之死于疾病災禍者不可勝數。其姓名靡得而彰焉。乃死于王  
事者。非獨官舉祀典。鄉黨亦立碑以妥其靈。信夫人心之慕義。自  
不可已也。遠江國引佐郡有死于鹿兒島之役者五人。死于山口  
佐賀臺灣熊本之役者若干人。明治十五年九月。郡長松島吉平  
與同志者謀。醵金立碑于方廣寺。就余求文。系之以詩曰。  
曠日升兮扶桑。紀綱兮更張。鯨鯢兮猖狂。豺狼兮跳梁。六師動兮  
戰伐勇。鴻毛兮死輕。泰山兮義重。妖氛兮蕩滅。乾坤兮寧謐。思死  
者兮功烈。知不可兮泯沒。百歲兮且暮。富貴兮朝露。獨美名兮不  
朽。與天地兮同壽。引佐郡兮方廣寺。建豐碑兮勸忠義。陳酒醴兮  
招精爽。紛總總兮神來饗。

川田甕江曰。此種題句。無事可紀。着筆甚難。淡淡揮去。却是老鍊。

茂木君之碑 壬申四月

余爲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攝理時。茂木君授理學化學于生徒。無  
日不相見。故知君甚熟。爲人溫和。面常含笑。而中方正。凜然有不  
可犯者。勤於學。日進而已。蓋西洋學藝。逐年革新。而化學爲最。  
君求新書。購新器。務試驗。其教生徒者。無非新法者。英國巴公使  
一日來觀生徒試驗。大嘆異之。曰。此吾未見者也。然余常謂君蓋  
有所養於中。非特藝術之士也。既而其父道一君來東京。余得見  
之。隱君子也。果知所得於家庭者深矣。君名春太。茂木氏。世爲大  
和國郡山藩士。遊江戶。入福澤氏塾。學英書。中歸。從伏見之役。及  
再游學大進。舊藩主從君受業。人以爲榮。既而入開成學校。專治  
化學。譯羅斯珂氏書。大行于世。明治十年。爲東京女子師範學校  
訓導。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病歿。距其生嘉永二年。春秋三十三。  
葬于谷中天王寺。無子。弟重次郎嗣家。君面鰲髮鬢鬢然。體肥壯。

生平未嘗病。故聞其訃音。無不驚者。嗚呼可勝痛惜哉。君嘗製亞鉛華。屢失而不撓。經三年始成焉。重次郎受其方。遂以爲業。即此一事亦足以知君矣。友人胥謀建碑。求余銘。其辭曰。嗚呼。天之畀才。而不畀壽。此理茫茫終難究。

明治十九年四月廿日

川田甕江曰。滾滾一氣。筆墨流暢。不待彫琢。而文自至。

船山竹林墓銘

君諱信輝。船山氏。通稱善三郎。號竹林。岩代國信夫郡上野寺村人。父曰源三郎。母梅津氏。君少志于學。受業於東禪寺僧琴月。刻苦勉勵。日進不已。郡民多業蠶桑。饒貨財。風俗媮薄。惟利之競。故方君之始讀書。鄰里無不怪且笑。君夷然不顧。用功益深。其爲學以躬行實踐爲務。治家以忠厚勤儉爲先。一家輯穆。忻忻如也。課

婢僕。務農桑。資產日豐。久之鄉俗翕然大化。髮之笑者。皆使子弟執贄於君門。生徒至二百六十餘人。明治六年。福島縣公選君任笹木野村學校教員。君教子弟。忠厚懇切。老而不倦。蓋其天性然也。君之祖先。有從源賴義征奧州者。有從北畠顯家克勤王家者。至于君。蔚然以文學爲一鄉之望。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者。君有焉。以文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明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病沒于家。年六十一。葬于先塋之次。配羽根田氏。生一男一女。男字平嗣。家女適長澤氏。門人遠藤德彌等請余銘其墓。銘曰。不有倡者。其誰能和。一郡嚮學。丕裨治化。

木城母飯田孺人墓銘

孺人名花野。始名由子。飯田源忠氏之女也。木城有光之配也。文政五年十二月八日。生于伊豆國韭山江川氏邸。幼而穎悟。好讀

稗官小說。學和歌。于菊地袖子。就岡本保孝。治國學。及長謙謹。勇剛如男子。嫁後儉勤善治家。有十一子。皆夭。獨存一男。名直。聰明英特。勤學超等輩。孺人始住江戶。維新後遷于靜岡。開私塾于安西街。歌名益彰。明治二年。直擢爲藩校英學教授。三年。爲貢進生。學日進。衆期其大成。六年。直罹病。八月朔日歿。而孺人深哀之。無復意於人閒矣。先是。孺人爲御歌所西三條家女方執事。尋轉大教院女教導職。直死而辭職。八年。爲枋木縣模範女學校一等教師。是時官開幼稚園于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孺人來觀。大目廣額。儀容整肅。溫而毅。和而有禮。女中豪傑也。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病歿。享年五十有八。養其弟忠善第二子常次郎爲嗣。忠善屬余作銘。其辭曰。

名浮其實。滔滔皆是。實過其名。不愧女士。

川路君碑

當幕府之季。外交始開。時事孔棘。大吏之以材幹器能顯名者。君蓋居其首焉。君諱聖謨。本姓內藤氏。其父吉兵衛。生于甲斐。有故至豐後日田。娶高橋氏。生三男一女。君其長也。養於川路三左衛門爲子。故稱川路氏。文政年間。始仕爲支配勘定役。累遷評定所留役。寺社方調役。天保年中。仙石氏奸臣獄起。君治之有能。自是其名大彰。擢爲勘定吟味役。任貨幣改鑄事。西城災。君至岐蘇督伐木。累遷佐渡奉行。小普請奉行。列諸大夫。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尉。尋遷普請奉行。弘化年中。轉奈良奉行。在任六年。地方寧謐。嘉永四年。轉大坂町奉行。無何。擢勘定奉行。六年。米國使節彼理來。浦賀物情騷然。水戶烈公。閣老阿部正弘深以海防爲慮。君參其帷幄。又偕江川太郎左衛門巡視海岸。監造大礮。築品川堡臺。

是歲冬。露國使節布恬廷抵長崎。請定疆界。君受全權重任。往接之事未定。明年布恬廷復抵下田。君往議定前事。會地大震。露國船殆覆。君救卹周至。使節歸國後。深謝我厚遇。安政元年。皇居災。君督造營事。功竣。詔賜十體和歌卷及絹綿等。三年。君與岩瀨震等建議立講武所。是歲。米國總領事哈爾利斯始謁將軍家定公。君與其弟井上清直。岩瀨震任條約事。五年。閣老堀田正睦奏事。京師。君與之偕。既歸而井伊直弼爲大老。君左遷西城留守。翌年。水戶烈公。越前春嶽公等得罪。君與岩瀨震等亦被幽。慶應元年。君復起爲外國奉行。在職三月。致仕。後病中風。三年臥床。常切齒而嘆。不能起。而盡力家國事。明治元年三月十五日。君賦和歌一首。伏劍而卒。諡誠恪。距其生享和元年。享年六十八。君與薩摩順聖公。水戶烈公。越前春嶽公相好。如藤田東湖。武田耕雲齋。佐

久間象山。每來與談國事。其他名士。君皆披襟交之。余少時謁君。小石川邸。君待余。意色甚懇。至今銘感不忘。君生四男四女。伯曰彰常。天仲出嗣某氏。叔季晚年子也。彰常有子曰溫嗣。君家溫索。余銘其辭曰。

磊磊其材。如千丈松。凜凜其節。如百鍊霜。忠魂不滅。奕世流芳。毅魄不死。萬古有光。

明治十五年十月

信夫恕軒曰。不着議論。而辭拔縱橫之氣。自寓。最是高格。

### 角田櫻岳墓銘

君名定經。一名勤。幼名與三郎。通稱與市。號櫻岳。駿河富士郡大宮人。本姓佐野氏。與總右衛門安清十世孫也。四世祖四郎兵衛。出自角田氏。故稱角田氏。父與市。母小永井氏。君幼好學。稍長東

游入朝川善庵門。年十五。器識夙成。為大宮街役員。後為組頭。在職四十年。務興利除害。終始如一。大宮屬地有萬野原。四方轉徙之民集焉。闢蕪墾荒。困苦萬狀。君撫育之。設施有法。眾賴以安。後築家居之。號萬農庵。眾推君為邑長。大宮本為嶽麓通道。而又助吉原驛。繇多重。民苦之久矣。君往江戶。屢請蠲除而不允。要幕相于路。訴於與前者數。經二十四年始得允。實元治元年也。嘉永年間。外交事起。東海道往來繹騷。每霖雨川溢。行旅為沮。君欲自江戶青山經足柄。出駿遠參之北。開間道以通之。規畫具成。而事不果行。富岳本栖湖。涸之則可得田萬頃。測量圖成。而扞格不行。然此皆足以見君之志矣。嘗製地球儀。獻之於水戶。烈公大喜。獎之。邦人製地球儀。此為始。平田篤胤門人新莊道雄編纂駿河風土記。料二十五册。上之幕府。而富士駿東二郡缺。君補之。既艸十餘

册。未成而患癰。明治六年六月四日沒。距其生文化十二年乙亥四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大頂寺先塋之次。君有至性。母病在床二十二年。色養不懈。母性好花卉。最愛牽牛花。君百方聚之。至五百餘種之多。娶某氏。有男女口口口人。某嗣家。介口口口。索余銘為之辭曰。

事之成者。人賴其利。事之不行。我諒其志。識何超卓。性乃忍耐。誰克繼者。垂範後代。

林研海墓銘

君諱紀。姓林氏。號研海。前宮內權大侍醫洞海君之長男也。弘化元年甲辰六月十六日。生於江戶兩國藥研堀。幼名紀太郎。年十三。入鹽谷岩陰塾。學漢籍。聰穎強記。勤勉超眾。有奇童之稱。十八赴長崎。就和蘭醫博士朋百學醫。十九游學和蘭。乘帆船而發。或

觸暗礁而毀損。或漂着諸島。得一生。于萬死。或欠薪水食糧。困苦備至。廼喜望峯而北。經一百六十二日之久。始得達于和蘭矣。先入來丁大學校。轉海軍醫學學校。專修醫術。進益甚速。彼邦人無不歎服。學五年。遂成其業。明治元年戊辰。內國有變。六月。乘佛國郵船而歸。會德川氏移住靜岡。君爲靜岡病院頭。四年八月。擢陸軍一等軍醫正。叙正六位。六年五月。任陸軍軍醫監。叙從五位。是歲和蘭亞丁之役。有命從軍。試術在蠻煙瘴霧之地。盡力治療。殆五閱月。遭病而歸。後和蘭國王贈君以賞牌。八年。爲陸軍本病院副長。十年。西薩之役。爲征討軍團軍醫部長。事定。叙勳三等。既而進軍醫總監。叙正五位。爲本部長。十五年。兼伺候宮內省。二品熾仁親王赴露國。君蒙命隨從。六月。發橫濱。過伊太利。謁國帝。賜以勳章。着巴理。君宿痾復發。八月三十日沒。享年三十有九。嗚呼哀哉。

君眉目明秀。面有光澤。性恢廓。精敏。重義。不避艱難。聞其沒者。莫不惋惜。特旨賜金若干。可謂榮矣。洞海君屬余作銘。余不敢辭。披淚爲之銘曰。

自幼立志。曾不暇遑。跋涉山海。屢列戎行。一心盡職。三軍爲強。命數雖短。事業則長。

川田甕江曰。據實直叙。無枝葉。無虛飾。此是墓誌本色。然今人讀之。或嫌其少曲折。愚則取此不取彼。不知作者以爲如何。六

月念五夕

信夫恕軒曰。用筆不多。而有勁姿。有雋味。老鍊之極。癸未六月念三

尾崎君之碑

君諱正雄。姓尾崎氏。通稱多逸。號楠亭。駿河國駿東郡人。以安政三年丙辰二月八日生。幼穎悟異常。好讀書習字。時吐俳句。極有

理致年十二三務農業。傍課二弟讀書。十四歲請于父母曰。局促鄉里。非丈夫也。願往東京。單身跋涉山河。亦修行之一也。父母壯而許之。然亦無幾。召還。明治六年五月。君遺書而出家。大畧以謂兒今十七歲矣。藉祖先功德。浴父母之恩。長大碌碌。不能自樹立。與樵夫牧豎何擇。兒甚耻之。故欲遊學于通邑大都。不告而離膝下。幸勿見深咎。當俟學成。行修而歸。謁謝罪也。遂入沼津學校。修英漢學。繼入我同人社。勉學超衆。九年。東京中學師範學校募集生徒。君應試中選。十二年五月。受卒業證狀。十人之中。君居首。六月。歸家。喜動閭里。一縣以爲榮。無何。爲岡山師範學校中學學校教員。赴任。過湊川。拜楠公祠。至縣則毒疫大行。君得病歿。享年二十有三。實七月二十五日也。嗚呼哀哉。其父佐太郎。平生好行善事。深敬仰楠公。常以忠孝節義訓其子。君性溫良。善守庭訓。勉學。

砥行。夙顯其名。將大有成。而不幸早世。聞者莫不惋惜。有二弟曰賀六。曰伍郎。亦皆孝弟敦樸。君其可以瞑矣。系以銘曰。志氣如神。死而不泯。螢雪辛勤。垂範後昆。彼哉僣僣。壽均松椿。令名不存。有愧于君。

重野成齋曰。號楠亭。謁楠祠二事。至末段。其父敬仰楠公。始知其原由。此其排叙不苟處。

敬字文集卷之十終

敬字文集卷之十一

海內不染居士之碑

居士諱專。字倉亮。稱久五郎。後改玖瑀。其先出於天穗日命。有土師星麻呂者。平安人也。承曆中。爲園宮侍臣。有故至越中。住倉垣莊。拓荒業農。常慕菅右相之德。朝夕拜其像。一夜夢老翁相引東行。有溪流一帶。循流北行。約半里。登小丘。就桔梗花叢。藉地坐。語曰。我觀海內無寧土。汝若家此所。引清流以灌溉。從事稼穡。子孫必昌矣。覺後尋獲夢中地。遂移住焉。改姓曰海內。以桔梗花爲徽章。子孫世業農。號其地曰老田村。其後有名敦政者。天正間。豐臣秀吉攻富山城。前田利家爲先鋒。敦政以家資助軍。又偵知敵謀。夜襲報利家。利家欲授三百石以爲世臣。敦政不就。後得世爲肝

川田甕江  
曰慕菅右  
相是一篇  
骨子

伏案



應前是  
虛說此是  
實說

煎。至居士曾祖諱萬世。祖諱壽幸。俱以德隱。父諱行滿。稱久三郎。修德行仁。其族益大。娶田崎氏。生男二。長爲僧。次即居士也。女二。長適五百崎久之助。次適堺孫六。俱改稱海內氏。居士生於文化三年三月十五日。及長爲肝煎。起水利。卹貧民。嘉永二年。塚田某將拓荒。謀占村地。居士代村民爭之。坐禿職。後官察其冤。得復職。時安政元年也。因建菅相祠於所爭之地。構造美麗。復於隙地栽花植木。以供遊觀。明治七年九月四日病歿。年六十九。娶五百崎氏。生六男二女。長勝成。號孤山。先歿。能詩。有遺稿。次嘉吉郎。析產別居。三清風。出爲森田氏後。四彌平。出爲杉井氏後。五果。六六郎。女數江。住江。皆夭。居士好讀書。晚年尤窮佛理。自號靜念亭主。又號不染居士。歿之日。猶使兒輩讀新聞紙而聞之。所著有禍福所倚篇。時機圖考。菅神緣起等。手抄內外典籍。不下數百卷。果等以

又引菅相  
作結

菅相祠所在。爲先世始憂患終安樂之地。謀立碑於祠前。以慰先靈。請余文。余既諾之。又系以辭曰。

祖德綿遠。神錫景福。惟夢惟真。卜地清淑。稼穡匪懈。一門輯穆。矧及居士。悉心教育。吾知果也。文辭超卓。兄及弟矣。行崇敦朴。翼翼菅祠。藹藹花木。有蠶者碑。魂魄所宿。

川田甕江曰。起水利。爭墾田。建菅祠。好佛理。蓋行狀止此數者。今自遠祖思夢說起。着着顧前。無中生有。何等才筆。

重野成齋曰。系譜中瑣事極難叙述者。明啗如此。非老手弗能。記念碑

討薩之役。東京警視第四方面第四分署警部巡查從軍戰死者二十人。其同僚悼之。建記念碑於小石川區音羽護國寺。以表其忠烈。徵余銘。余曩應東京各區長請。作招魂碑文。小石川爲余住

區。於其警視分署官僚之請。豈可得辭哉。銘曰。

不有死者。何得克敵。士卒善戰。將帥有績。惟時明治十年丁丑。西南妖氛。白日昏黝。賊兵環攻。孤城堅守。將士合志。忍苦持久。官出援兵。警視聯隊。敵占要害。我失地利。屢經敗衄。勇氣益振。自春涉秋。勝負未分。砲丸雨注。火光燭夜。營壘互奪。死尸枕藉。我軍正正。師出以律。奇兵挺刀。神出鬼沒。植木田原。荐摧阻險。圍城脫危。勁敵喪膽。自是百戰。勢如破竹。三軍凱旋。風塵靖肅。雖曰天意。亦由人力。戰死有功。可不追憶。爽塏擇地。寺曰護國。銘刻貞珉。千秋不泯。明治十二年己卯十二月。

旅團小隊長及巡查戰死之碑

明治十年二月。鹿兒島亂作。第三旅團隊受討伐之命。赴九州。轉戰有功。五月二十四日。戰于熊本矢羽津嶽。陸軍少尉兼一等少

警部田中君近憲死之。巡查死者若干。事平。警部相謀。立碑于下總葛飾郡牛頭天王祠前。以弔死者之魂。嗚呼。熊本若陷于逆徒。則亂何所底極哉。乃一城獲全。勝算遂定。死者之功爲多矣。爲之銘曰。

榛榛狉狉。生不異死。光照汗青。死而生矣。

東京警視萩原隊戰死之碑

明治十年二月。鹿兒島逆徒舉兵反。天兵西下。各隊將校士卒。忠勇善戰。遂能戡之。而指揮官三等大警部萩原君貞固隊。與在其中焉。是隊也。暴露山野。衽席干戈者。始于五月。訖于八月。其所戰之地。屬豐後國者。曰星珠山。曰鏡邨。曰竹田。曰白杵。曰葛葉。屬日向國者。曰三河內。曰古江。曰市尾。死者五十三人。傷者百二十一人。君既還。自戰地。惻然追念死者。建碑於豐後府內及佐伯。囑余

以文。蓋戰陣之捷。雖由于將校之良。亦士卒效死之功也。有所表章。以傳不朽。豈可已乎。作之銘曰。

賭一勝以鞭撻寰宇。逆徒之亡。自取之也。輕萬死以掃蕩鯨鯢。王師之捷。天開之矣。

### 藤野君墓銘

君諱景響。藤野氏。字伯陽。號復軒。安政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口口口。自幼好學藝事。明治六年。爲電信寮技術等外見習。十年。爲十等技手。是歲二月。西南亂作。七月。君奉命往熊本電信分局。又往鹿兒島分局。九月一日。逆徒入鹿兒島。君在局防戰而死。嗚呼。當是時。若無有電信局之設。與技手之盡力。則亂何有所底極哉。官愍君在職殞命。賜以弔祭金六十圓。扶助金二百圓。父在善寫大乘妙典一部。以弔君魂。屬余作銘。曰。

電報千里。敵情明悉。大計益定。賊焰遂熄。奚讓汗馬術藝之力。謂予不信。視此銘勒。

明治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 川村君墓碣銘

君諱勇。川村氏。父名正平。仕幕府。母山口氏。安政己未四月八日。生於武藏國駒木野驛。慶應四年。被擢爲英國留學生。會明治國變。其事遂輟。後舉家移住於靜岡。明治四年。君航于美國。七年。歸入開成學校。九年。十二月廿二日。病歿。享年十有八。葬于本鄉瑞泉院。憶余在靜岡。正平翁謂余曰。予罄家資。使兒游學。予平居不能斷酒。今則不欲一滴入口也。既而聞君勉學。克飭其行。余亦以爲喜。今而罹此不幸。翁其何以爲情哉。君天性溫和。孝于親。篤于友。及訃音達于美國。親朋相會。以悼其死。則故鄉之友可知矣。大

學生相謀立石。請余銘。余泣而作之辭曰。

燿靈赫赫仰真光。夙齡被服白於霜。珠玉輝煌芝蘭芳。他年簪紱上廟廊。眞宰下徵輜輶翔。塵界茫冥衆悲傷。千秋斯地遺蛻藏。魂兮安穩在帝傍。

近藤君壽藏碑銘

嗚呼。今世師弟之誼。日以偷薄。吾憂其不可挽回也。如近藤君及其門人。豈易得哉。君名直藏。姓近藤氏。字季邦。文政五年。生于下總國北相馬郡中谷村。父曰安清。邃算法。多從學者。母市田氏。有五男五女。君長子也。性孝順。幼好學。師寺田林直。每日歸自校。則服事稼穡。及壯爲里正。師伊豫人黑川良平。益研學。明治五年。縣令河瀨秀治建。共立校於區內三所。君選爲中谷村校教員。誘迪子弟。極懇篤。八年。罷職。其子臺吉代之。明治十三年三月。君又選

爲學務委員。今年六十。門人將立碑以表師恩。請余文。余以其事之關世教。欣然諾之。因系以辭曰。

帶經而鋤。漢有兒寬。晉皇甫謐。耕讀俱勤。明吳康齋。夙志聖賢。弟子甚衆。並往于田。兩被篋笠。春耕夏耘。耒耜爲卦。共談乾坤。嘆今之人。釋耒就師。學未及成。田卒汗萊。游手浮食。有何異哉。視君少時。先賢同歸。

悵舊碑

明治十二年七月。鹿兒島縣舊私學校生徒伊佐郡宮之城人。和泉邦彥。字都宮平一等來。陳其同志者之請曰。前年敝邑之亂。敝邑之士。從西鄉氏者五百人。戰死百餘人。吾儕幸免于鋒鏑之害。又受寬赦之恩。自今以後。欲勉學砥行。各成材器。明而有報于國家。幽而不負於西鄉氏。此志之成于他日。或可期已。而獨悲死者

之不可復生也。嗚呼。我與彼其志豈異哉。今我生而彼則死矣。其將何以爲情也。夫前年之事。吾儕唯知從西鄉氏之後。盡力國事而已矣。是非曲直。固不暇問。成敗利鈍。亦非所料。吾儕心事如此。豈有他哉。抑吾儕曩時與彼同歡戚。共艱難。相倚如骨肉手足。而今也。幽明路隔。追尋無由。則吾儕之悵恨。終不能已也。因相謀。赴于薩摩大隅。日向豐後肥後。收集亡友之屍。授之於其妻子。或賻以金。又相地。宮之城中央。建招魂碑。鐫死者姓名。以垂無窮。庶其有以少慰生者之情焉。請君爲作銘。余感其言之發于至誠。不敢辭也。銘曰。

苟心事之不疾兮。對白日與青天。獨志業之未就兮。悼戰沒於青年。豈事後之可論兮。知信義之甚堅。何形迹之追問兮。諒純一之精神。望生者於將來兮。冀死者之不朽。述哀辭而弔魂兮。共天地而悠久。

杉先生之碑

先生諱魁。字春卿。一字大魁。本杉山氏。稱四郎。號竹外外史。世仕秋元侯。住出羽國山形。父維敬。娶布子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六歲能讀書。九歲喪父。一夜有人來。謀于其母及兄曰。某家欲養季爲嗣。先生時十三歲。在被中聞之。密裝行李。天明出家去。留書曰。游學江戶。諸兄大駭。追還之。明年遂至江戶。師事古畑玉函。玉函無妻妾。不畜奴婢。先生晝操井臼。夜讀書。嚴冬不近火。文政己丑。江戶大火。玉函家焚。門人四散。唯先生與田口江村。留不去。玉函嘗病眼。先生寒夜四更浴水。詣深川八幡祠。禱者五六夜。後爲高橋重孝所養。配其長女。侯以先生爲教官。無何。入昌平黌。學三年。會妻死。先生故爲類放。錮于家。是時著周易橫圖及象義。迨喪母。

先生變姓曰杉。住于新田村。下帷教授。三十八歲。移住江戶龜澤街。門生三百人。嘉永癸丑。亞墨利加船來。浦賀幕府使監察松本氏巡視房總。先生從之。明年。露西亞使節抵下田。又從某往焉。可知其愛國志深也。明治戊辰八月。官徵先生爲教官。明年。秋元侯延先生於館林。督學政。既而辭職家居。著述自娛。丁丑六月十六日。病歿。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器宇恢宏。志氣雄拔。世間勢利莫能奪之。遂于經善詩文。亦妙筆札。有男四人。女二人。濟嗣高橋氏。於菟繼先生後。舊藩侯及門人相謀立碑。請余作銘。銘曰。  
昔誅江村卓犖丈夫。今銘先生醇謹宿儒。情篤師弟。行仰楷模。門人懷德。我感其孚。

溝口永明翁碑

翁諱王瀚。字仲永。初號蘇堂。後改永明。通稱金吾。溝口氏。蚤歲刻

意翰墨。最愛東坡醉翁操。學之孜孜不忘。文化十二年。翁三十歲。辭家遊東都。寓三田聖坂。以書爲業。歷遊關東八州。歸而書法大進。天保二年春。開書畫會于兩國萬八樓。衆人留集。僉曰。盛會如此。所希觀也。是日。贈東都諸名家書畫屏風三十雙。蘇堂醉翁操帖三十卷。于諸客。各抽籤得之。翁通悉曇音義。謂天地自然之音。在于此。久留島侯延爲師。學書及音義。增上寺天德寺僧徒。其他來學者殆三百人。上野法親王登日光山。翁從焉。寵遇殊渥。天保十三年。歸喪其父。喜撰居三年。抵京師。寓洛東百萬遍。既轉居大坂阿治川。兩都之及門者數百人。著音義論。未成而病。嘉永三年庚戌七月十二日。遂歿。距生天明六年丙午。享年六十有五。葬大坂寺町大輪寺。翁平素論書曰。書以氣韻爲主。自非志氣宏放。而運筆於規矩外。惡能出一機軸哉。翁於書體無所不善。而尤工篆。

故又有扶桑篆學觀之號。篠崎小竹評翁書曰。點畫剛健。不媚于時。蓋學晉唐宋而爲一家者也。配水口氏。生三子。伯曰其明。仲曰明山。季曰文明。明山嗜書。能承家學。請余銘翁碑。余不能辭。作之詞曰。

氣古韻高。人工難臻。翁之善書。得之於天。

南摩羽峰曰。銘詞輕輕著筆。乃觀老手。

### 小林君墓碣銘

君諱正盛。字司直。通稱壽之祐。後稱琴造。平姓。小林氏。號張弛堂。武藏國埼玉郡琴寄村人也。考諱正平。字子康。通稱官吉。妣齋藤氏。生五子。君爲第三。其先出於桓武天皇之裔。中世有隼人正次者。屬北條氏輝。天正十八年。與狩野一庵。中山勘解由。守武藏國八王子城。六月二十三日。羽柴秀吉攻陷之。正次及狩野中山皆

自殺。正次三子正直。正定。正路。飄轉至於琴寄村。芝艸萊。造邸宅。置田產。鼎足成家。正定後十一傳而亡。正定之孫正敬別成家。六傳而亡。正平正直之後也。居常慨。正定正敬無後。臨沒。遺命使君嗣二家。奉其祭祀。付以金若干。君兄正賢。與君盡力經紀其事。明治四年九月。君遂別立一家。克成考志。明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得病。九月二十六日歿。距生天保辛卯三月廿七日。享年四十六。葬于同邑字下組寶光院。配齋藤氏。有一女。曰直。有二男。曰正安。曰正二。皆幼。正賢理其後事。先是。君弟嚴病沒。父所遺之金。封署不改。家人皆感其誠篤。嚴弟協發議。遂以其金置田產。移其主於君家。世世奉祀。君性正直。寬嚴得中。勤儉治家。紀律整然。尤長火技。好古物。所貯多奇珍。又頗通醫術。先沒遺言曰。吾鄉乏良醫。人多夭死。兒子長則宜使就名醫學焉。頃小林正氣奉君狀來請銘。

正氣即協也。余知之久矣。誼不得辭。爲之銘曰。  
遙遙祖先。帝系自出。綿綿千載。血統惟一。忠於所事。死留芳烈。天  
眷其後。三家迪吉。君奉父命。存亡繼絕。伯兄協助。二弟贊述。守其  
勤儉。法其惠恤。子孫流慶。百世莫竭。

野崎君之碑

君名圓一。姓窪澤氏。通稱大內藏。幼名德壽丸。祖曰圓性。父曰圓  
勸。越後國三島郡寺泊驛聖德寺住持也。君夙有大志。不甘爲浮  
屠氏。竊講武技。明治元年戊辰三月。去鄉里。赴京都。會奧羽鎮撫  
副總督澤爲量將東下。一見君。知其非常人。命姓曰野崎。遇之甚  
優。君奉副總督命。入桂太郎隊。七月。襲擊莊內兵。于院內嶺。斬其  
將五十嵐岱助。獲佩刀。八月十四日。角間川之戰。敵勢猖狂。官軍  
路阻。君抽身突進。殺數人。中銃丸而斃。事急。不能收遺骸。隊卒僅

齋其元而歸。鄉友柳下誠道受而葬之。于秋田正洞院。君生于弘  
化丁未三月十四日。享年二十有一。君軀幹豐偉。神采奕奕。其在  
衆中。如孤鶴在鷄群。使其不殞命。蓋將大有爲云。明治十一年。  
車駕東巡。駐于寺泊。恤君死王事。召其弟圓乘。賜祭資若干。闔鄉  
以爲榮。十四年六月。誠道謁余。請銘。余乃銘之曰。  
誰謂浮屠。頽墮委靡。君死猶生。凜凜千載。

鷲津殺堂曰。設局雖小。能寫出圓一其人。文亦凜々。有生氣。

蓑毛太孺人之碑

太孺人姓蓑毛氏。名清。鹿兒島縣帖佐鄉士族某之女。始羅郡平  
松村士族別府市郎右衛門之配也。其孫源一郎。述太孺人事行  
梗概。請于余曰。祖母性貞實溫厚。訓子孫。令勵精文武。研磨士道。  
善治家。常有婉容。一家化之。穆穆如也。又好施與。見人窮苦疾病。



輒百方以救之。明治十年。吾鄉之亂起也。子孫出從軍。與祖母訣。祖母欣然。勸聲誡之曰。重義輕生。武人之常。今日汝等殺身成名之時也。宜勇戰以立功。勿以吾老而爲意。吾雖婦人。生于武門。所以鞠養汝等。正爲有今日也。吾豈泣然垂淚。作婦女子態哉。其勇剛有如此者。不肖孤自二歲賴祖母愛育。以至生長。追憶其恩。廣深莫測。欲酬之德。昊天罔極。願得闡幽之文。以慰泉下之魂。余感其孝思。不敢辭。太孺人以明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病歿。距其生文政三年某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二。葬于平松村先塋之次。生子男三。長源之丞嗣家。次助陽先歿。次繩矩。女二。長適叢毛氏。次適町田氏。銘曰。

惟子孫之身兮。迺祖先之身。修能以立名兮。孺人含笑于九原。

川田甕江曰。借祖母口吻。寫其爲人。可謂老手矣。

中村梅觀翁壽藏碑

翁名利和。字文若。中村氏。號梅觀。又號含章堂。信濃國上水內郡柏原村人。生于文化四年五月十七日。父曰利賓。娶酒井氏。生利大而別。繼娶中村氏。生女子而別。又娶中村氏。生翁。文政三年。翁年十四承家。天保六年。爲邑里正。兼驛長。翁爲人剛正。儉以行己。惠以施人。故有理直見枉者。必伸理而後已。有游惰子弟。諄誨令就業。救人窮困。常若不及。聞人興訟。力和解之。天保四年。七年。歲洊饑。翁賑恤有法。民多賴以活焉。十四年。幕府以翁爲郡中取締役。許世用苗字。弘化四年。信濃地大震。翁田宅亦罹災。翁拋家事。往越後高田買米。輸之於被害諸村。人稱其德。文久元年。和宮內親王東下。道岐蘇。令以本驛助和田驛役。違舊例。而勢不可已。翁調人馬。完其務。自任其費。不課于衆。明治元年。獻金百圓於官。以

表勤王之志。賜賞狀。翁夙好臨池學。於男谷燕齋。及壯喜歐陽詢。遍求唐宋諸名家法書。臨摸不已。晚年學王右軍。得其神髓。受業者千餘人。今茲翁七十有七。聰明不衰。肢體康彊。筆力益壯。門生相謀建碑。傳翁之性行。于不朽。屬余作銘。其辭曰。我願他日。今遊信陽。上翁堂。今侑壽觴。觀其搖筆。今伸紙。鶴舞天。兮鴻戲海。

### 新井君碑

君諱則寶。新井氏。稱與三右衛門。武藏國大里郡三本村人也。父諱則明。母塚越氏。世爲里正。君少好擊劍。至江戶。從岡田十松學。六七年。業成歸鄉。教弟子五十餘人。習字者三十餘人。地頭米津大膳嘗以君爲給人。君爲人忠厚篤實。好賙卹。邑人娶飯塚氏。生三子。則治。健之助。藤三郎。後娶福島氏。生四子。源三郎。荒四郎。種

五郎。愛作。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十四日。君病歿。享年五十有九。葬于先塋之次。則治以狀來。屬余作銘。銘曰。不營私利。務行陰德。君其不慙。里正之職。

明治十二年六月

### 篠崎君之碑

君名桂之助。篠崎氏。號桂香。父具良仕幕府。君性敦厚好學。師事平山省齋翁。勤勉超群童。十九歲。至橫濱。就米國教師拔拉氏。學英書。迨日本聖教會始立。君被選爲長老。誠心任職。多所裨益。衆咸屬望。明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病歿。距其生嘉永五年五月十五日。享年二十有五。葬于谷中天王寺。其友屬余銘其墓。銘曰。少年好道。長老効職。魂兮不滅。永傍講席。

明治十二年五月。

懷古園碑

信濃國佐久郡小諸城。東北負淺間嶽。西南帶千曲川。形勢雄偉。蓋要害之地也。文安享德間。有大井伊賀守光忠者。兼領小諸岩村田。長享元年。築鍋蓋城。既而相地勢。更規畫築于此。至其子光爲時。克成父志。天文二十三年八月。武田晴信攻信州。陷九城。小諸爲其一。大井氏自美作守光照始住此。至是三世八十年而亡。天正十年。武田氏亡。織田氏北條氏更占據此地。無何。二氏皆亡。豐臣氏興。其將仙石秀久以功食封邑五萬石。于此。豐臣氏亡後。地歸德川氏。其家臣迭領此。元祿十五年九月。越後與板城主牧野周防守康重移封于此。至遠江守康民。明治二年十二月。同諸藩納茅土於朝。此地爲北國往還之官道。至今戶數一千三百二十餘。人口六千三百六十餘。牧野氏十世相襲。一百四十八年之

久。封內無虞。四民樂業。休養生息。上下相安。藩主之德澤。其可不懷乎。自廢藩之後。城郭頽壞。鞠爲茂草。舊藩士族過者。不能無黍離之感。因相謀醵金。以城墟之地爲公園。築一祠祀藩侯累世之靈。植以花木數百株。名曰懷古園。蓋人勤則暇。暇則游。游則樂。樂則思。思則勤。展轉不已。週而復始。遊此園者。以勤勉之暇。徜徉花月以爲樂。則必懷其樂之所由生焉。則必懷父祖之德焉。則必懷舊君之恩焉。則必懷昇平無事之澤焉。則必懷古昔亂離之苦焉。苟能如此。則欲不勤職業以圖報效。其可得乎。善哉。諸士之以懷古名此園也。今茲諸士胥謀立碑。請余爲文。以記其由。又系以辭曰。

人皆有業。克勞克勤。其寢不夢。其樂浩然。看花聽鳥。綽綽有餘。憂苦自取。哀彼懶夫。

明治十四年十月

龍寶寺再興宥澄師碑銘

蓋惟神儒佛之爲教。別之則三通之則一。如有澄師者。其能通之者乎。師姓小池。諱義宣。字宥澄。號蕙畝。岩代國安達郡仁井田村大重院權大僧都法印圓融之第三子也。母遠藤氏。師生於文政乙酉三月二十六日。八歲始師。八幡山龜岡寺宥英大和尚。學密乘。十餘年。天保癸卯。宥英師往大和豐山小池坊。受灌頂再傳法。師從焉。宥英罹病。沒于豐山。師湯藥侍養。無不竭誠。荼毘既畢。歸葬其骨于龜岡寺。於是師嗣宥英師。主龜岡寺。弘化乙巳。宥英師大祥忌周忌。師再往豐山。修行法會。遂留學焉。丁未春。受神道灌頂傳燈印。可于大阿闍梨隆盛。又受兩部一流印。璽于大阿闍梨深賢。事畢歸寺。梁川明倫館有老儒加賀美俊輔者。講經授徒。師

就學數年。大有所得。後以此教育子弟。諄諄以孝悌忠信爲訓。師盡心寺職。如修治宮社。購求經藏。皆自出金以先衆。明治己巳。師退休。以弟子周道爲法嗣。同村有龍寶寺。會衰廢。衆謀再興之。推師爲寺主。師克成之。師博閱書史。通融三教。無所滯礙。性溫厚篤實。內有慈愛之實。外有和夷之容。鄉黨莫不化其德。師今年五十餘歲。弟子百五十餘人。欲及師之在世。立碑以傳其高躅。屬余作銘。其詞曰。

有龜有龜。群嬉於水。師之所養。斯安斯止。有群弟子。能孝能悌。服師之訓。成材之美。有屹者碑。弟子所立。于萬斯年。永欽師德。川田甕江曰。題目既俗。事蹟亦不雅。吾輩百日苦思。亦不能着筆。而大兄咄嗟辨之。有智無智。相距奚翅三十里而已乎。

酒井南嶺君墓表

君諱祐親。一名默。字無適。姓酒井氏。通稱三治。號南嶺。考稱口三郎。妣立田氏。君其次男也。文政十一年某日。生土佐宿毛。弱冠至江都。師佐藤一齋。後游大坂。師後藤松陰。又游京師。與巖垣月洲交最密。既而歸鄉。適兄祐也沒。君撫遺孤。不能復。出游。設塾。曰望美樓。以教鄉弟子。月洲聞之作記。維新後。官游東京。是時作佐賀騷亂記。明治十二年致仕。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病沒。葬于潮江村芋尻山之塋域。享年五十有五。君好詩文。最善書。諸體無不妙。性磊落。不諂權貴。不侮卑賤。喜接愛人談話。常曰。周游天下。遍與豪傑之士游。則吾願足矣。今宿毛之人士。顯名于朝野不少。皆君所陶鑄云。配桑原氏。生二女。皆幼。

明治十七年

戶塚春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維泰。號靜海。晚號春山。姓戶塚氏。遠江國掛川人。考號培翁。以醫仕。太田侯有三男。伯隆。珀仲。柳齋。先生其季也。先生年十八。入松崎謙堂門。二十二。師宇田川榛齋。學西洋醫。業大進。會和蘭人西勃爾篤來長崎。施治療。奏奇效。又以醫學本艸學。教人。榛齋知先生非常人。勸使遊學。西勃爾篤亦大喜。以爲傳之得其人也。居四年。西勃爾篤歸其國。而四方來學者。以先生爲宗。先是。杉田大槻。宇田川諸氏。以西洋醫崛起。而淵源之所由。講論之所質。不免止于書籍文字間。及至先生。始親炙。西洋名醫。究其蘊奧。而大啓後進之門路。最長外科。是術之闡明。以先生爲鼻祖。居長崎八年。三十三來江戶。卜居茅場街。始事太田侯。年四十四。薩摩侯請以爲藩醫。侯以賢明著稱。深知先生。先生亦感知遇。隨事有所啓益。既而侯卒。幕府辟先生爲侍醫。時年六十。後叙法印。爲人恬

靜寡欲。專精勉業。凡世間紛華聲利之習。無一擾其中。明治九年丙子。一月二十九日。病沒。距生寬政十一年己未。享年七十八。葬于芝金地院。娶駒澤氏。無子。養中桐氏次子文海爲嗣。今爲軍醫總監。文海請余銘其墓。銘曰。

噫。噫。今日西醫之盛行兮。衆皆爭競而進取。時會利貴盡得之兮。盍思先輩之攻苦。特立特行不由衆兮。恬淡專一研其技。感精誠之有本兮。勒銘辭而示千祀。

明治十五年九月

常山先生山寺君之碑

君諱久道。後改信龍。字子彰。源姓。山寺氏。稱源太夫。號常山。世仕松代侯。王父諱久好。父諱久敬。君幼孤。爲王父所養。及長。器宇峻整。好讀書。綜大要。慨然以古俊傑自命。十八歲。始仕爲近侍。二十

一。擢爲監察。累遷。普請奉行。世子傳。其間或于役江戶。學兵于平山兵原。問經于古賀侗庵。或巡封內山川。過招提。訪禪衲。每遇良辰美景。留連詩酒。蓋經濟與風流兩兼之矣。是時感應公好賢愛才。如長野豐山林鶴梁。以賓禮見遇。而其臣亦多文學之士。鎌原桐山。佐久間象山。爲之巨擘。君既已資以爲師友。而又與海內耆宿締交。如松崎慊堂。佐藤一齋。藤森淳風等。贈文書。通懇勳。意在開擴智識。以致君澤民。不在廣張聲譽也。天保十二年。公爲閣老。管海防事。君益講兵學。造就多士。十四年。爲郡奉行。兼預所郡奉行。盡力禁賭博。闔境肅清。幕府賞賜白銀。弘化三年。信濃地大震。死者數千。君賑恤有方。增俸祿。及文總公襲封。君兼側役頭取。多所啓沃。安政元年。米舶入港。物議騷然。君與長岡監物。藤田東湖等。有所畫策。未施而通好議決。文久三年。攘夷命下。君爲參謀。赴

江戶奔走幕府諸藩間。慷慨論事。予之識君。亦在是時。無何左遷。屏居三載。明治二年。朝議徵君。有阻者。事遂寢。三年。管下騷擾。衆舉君假攝政務。措置得宜。民心始安。既而督縣學。君仕宦殆五十年。政績卓然可傳。晚年豪氣猶不屈。其發於文辭者。蔚然可觀焉。十一年。七月三日。病歿。距其生文化五年。享年七十有一。所著有靜脩齋文集。懼堂雜纂。如坐漏船記聞。松代封內實測圖。配北澤氏。子六人。信炳。時秀。宜健。義風。他天。信炳嗣家。今茲君門人故舊樹碑于長野公園。囑余爲銘。誼不可辭。爲之詞曰。

信之山川英靈毓篤生。二人發蘊蓄。象山一家闡理學。常山尤推政術卓。政術亦非事刻覈。心誠求之如保赤。公庭生塵簡訟獄。奚囊盛詩巡林麓。適值南疆納蕃舶。慷慨憂時歌當哭。交滿天下修赤牘。欲集衆思効忠益。時藉詞章伸鬱積。真情流出氣磅礴。暮年

恩徵倏又寂。先生夷然傍人情。

三島中洲曰。常山事業。與敬字君文章。共赫灼。長野公園。永不

寂寞。癸未十一月初九夜

川田甕江曰。據實直叙。以見筆力。愈於時流粉飾塗澤。真味索然者。數等矣。

重野成齋曰。文中峻整綜要四字。可移以評斯篇。其每節下頓住語。亦誌傳一體。癸未十一月

### 三井錦江翁碑

三井家之豪富。甲于吾邦。其行鋪無處不有。今則施及海外。何其盛也。竊謂此必有其所以然之源。發于遠祖者矣。又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祖宗功德雖大。而子孫不足紹其業。則亦歸衰替耳。今乃駸駸方盛。其必有所由然者矣。余未及詢之。適以翁碑文見囑。

則始了然於其故。蓋三井家之當事任者。勤勉忠誠。終始弗渝。由翁以知其他也。翁諱高潔。以文政五年三月生于西京三井家。三歲偕其母往伊勢松坂。爲叔伯父高延所養。十八歲承家。爲松坂街大年寄。在職二十年。和歌山侯嘉其勤勞。賜以葵章之衣。加藩士列。爲町與力。會明治維新。奉職于度支。三年。辭職。九年。爲橫濱三井支店元締。爲人慈仁寬恕。措置事務。裁決如流。然弗敢自用。善納人言。故衆皆愛戴如赤子。慕慈母。齡踰耳順。聰明不衰。夙夜勵精。能治劇務。人或慮其過勞。翁曰。吾樂之。不以爲勞也。且吾耄老。何足以當此重任。但勤勉盡心力。斃而後已。欲以存規鑑于後。使行舖益盛大焉耳。衆感其言。是則是。不敢不勉。三井家商業之所以日益擴張。實由于此。蓋其家風使然云。明治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病歿。享年六十有二。衆胥議。卜地橫濱之西南窪山。建碑勒

翁行實。垂之不朽。余既諾其請。按狀而爲文。仍系之以辭曰。

馬遷記烏氏。用谷量馬牛。秦皇比封君。待遇何其優。富豪猶大河。利澤所施長。周禮言安富。聖人法制良。後世抑富家。毋乃瞠此理。奕葉三井氏。興業必有以。輓近益昌盛。維翁與有力。忠勤富一家。關係在全國。樹碑傳言行。石有時乎泐。其存人心者。永世罔有極。重野成齋曰。天下事無大小。皆由勤勉而成。吾兄平素善體此二字。因推以知他家之所以興盛。實理真文。足以訓世。

片岡篤庵翁墓銘

片岡翁之墓。在下總國長柄郡高師村高應山實相寺。考五郎左衛門。妣小高氏。翁其第四子也。娶栗林氏。生三子。曰長政。曰純。曰赫。其親族相謀。請余作銘。以刻墓石。銘曰。

翁諱延壽。片岡其氏。號曰篤庵。知足爲字。通稱六郎。後改甚內。文



政紀元五月之望。生于南總。一松之鄉。少而好學。天才秀特。誰所師事。川崎新助。學臨池技。市川三亥。日夜勤勉。業無不善。天保年時。同兄鶴栖。水雲吟社。創立名馳。竹內雲濤。遠山雲如。其他學士。應聘而來。至今化被。多出人材。嘉永年間。慨然去鄉。西游京攝。東歷奧常。觀光江戶。締交名士。時勢紛擾。悲憤慷慨。既而退居。高師之村。不談世事。教授是勤。明治維新。始布學制。翁偕朋儕。率先獎勵。設成一校。有民有地。衆推教員。翁不能避。明治庚辰。九月卅日。六十有九。罹病而歿。噫翁雖老。曾不暇逸。一生勤勉。永垂楷式。

明治十七年四月

信夫恕軒曰。忽讀之。似散文。徐閱始見押韻。何等老手。

石上松濤居士壽藏之碑

居士名淳。字君備。姓石上氏。通稱貞淳。號松濤。又有槭浦葯室山

青水綠樓等號。下總國香取郡宮原村人。王父常春。始業醫。通稱周悅。學於多紀藍溪。與片倉鶴陵等相切劘。以通博稱。名噪一時。父忠益。通稱貞隣。善紹家學。母鏞木氏。居士夙從小川龍仙院。學內外科。旁涉蛭田流產科。業成而歸。遠近請治者甚衆。近歲痧病之行。居士大憂之。講求治術有年。著痧病雨水毒考。淺田栗園作序。稱之。居士益奮用力。實驗著。攷痧一斑。識者謂發前人所未發。居士氣宇軒昂。不趨時好。嗜詞章。善筆翰。其所居之樓。青山列屏障。刀水流其前。朝暉夕陰之變幻。風帆沙鳥之往來。無一不怡其心目。佐其興趣。晚年謝絕塵緣。嘯詠風月。若將以終老者。所著又有隨得襟記。芸窓筆塵。惟疫癘變病論。山青水綠樓詩鈔。松濤文稿。娶木村氏。先沒。有一男二女。男某以農嗣家。長女適崎山氏。次殤。繼娶植松氏。有一女。配田村氏。第二子周齋。使繼醫業。孫男一。

川田斐江  
曰文字流  
暢有此一  
段見壽藏  
之所爲壽  
藏也

日貞齋女三居士今年七十有四門人營壽藏請余銘其辭曰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居士紹述治効顯赫救人夭折躋諸壽域宜  
其鶴齡聰明矍鑠

川田甕江曰此雖應酬文字有氣韻超凡他人不可及處所以  
爲名手也

### 田島君墓銘

君諱定儀字棣卿姓田島氏號梅陵通稱彌兵衛上毛佐位郡人  
父曰熊太郎母橋本氏以寬政八年丙辰某月日生世業農家于  
刀根川北之島村君有女兄嗣宗故別爲家君自幼好學稍長尙  
任俠好交輕俊少年既而悔之折節讀書往江戶歷謁老師宿儒  
文政五年刀根川大溢田園廬舍漂蕩無遺宗族失業愁慘萬狀  
君時年二十七慨然曰始吾欲讀書立身者以宗族蕃盛無假吾

力也而今則如此吾豈可不汲汲營產業哉於是相土遷居于川  
之南栽桑養蠶夙夜勉強弗懈或游于奧羽講究培養之術用心  
誠一耐久不撓以故其所產得名業日繁盛人爭來歸成一聚落  
稱島村新地君亦竟致殷富性豁達而耐艱苦雖孳孳治生而禮  
敬文儒嘗置酒大會邑人老少畢至興酣各言其志君曰吾欲交  
天下第一等文人觀海內無雙名花人或竊嘲曰咄守錢虜何發  
此大言也翌年春君飄然出門游吉野流連花月旋至京師訪賴  
山陽于山紫水明之樓聞人以無紹介辭君笑曰余游吉野櫻花  
不我拒也先生之門不如吉野何乎縱令先生不知余余豈不知  
先生山陽奇其言亟延入座揮毫數十紙君厚酬之而去其他名  
流與勝蹟不一問也鄉人傳以爲佳話藤森天山游上毛君喜邀  
之其家文酒談讌兼旬不倦君以慶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病沒

享年七十有一。葬先塋之次。娶五十嵐氏。生男曰邦寧。繼娶酒井氏。生二男。群次郎。定邦。一女阿園。群次郎別爲一家。無子。以定邦爲嗣。邦寧以狀來。請余銘。其辭曰。

吾不知君知其子。忠厚不墜家風。美厥品上上。蠶卵紙。輸出海外。名崛起。殿前講蠶合。聖旨賞賜。黃金輝閭里。九原有靈。應悅喜。世世傳業增福祉。

三島中洲曰。銘詞出序文外。昌黎衣鉢。

川田甕江曰。世間興產業者。雖勤儉可嘉。率皆守錢奴耳。此篇揭出敬儒愛花等事。與守錢奴反映。文有精采。何等妙筆。

信夫榮曰。彌兵衛一匹夫耳。藉此文。千載猶有生氣。銘辭殊妙。敬服敬服。

永井君墓銘

君諱重成。姓永井氏。稱總太郎。後改總吉。岩代國安積郡郡山村人。考諱重之。妣渡邊氏。君爲人端厚。事親孝。六歲時母病。常依依不離側。母沒。號哭不已。成童遊山形。若有所悟者。歸請於父曰。兒願服賈以助家計。乃擔行李。赴三春本宮二本松須賀川。販賣繒帛。果獲利歸。以獻親。深得其歡心。後往來漸廣。西抵會津。東至磐城。其間風霜雨雪。艱苦萬狀。僮僕皆不能堪。君處之。獨無難色。如此者二十年。旋以父遘病。侍養無暇而後已。其勤苦忍耐。聞於四隣。至有觀感興起者。明治元年。二本松侯徵軍資於治下。君傾財產應之。既而戰起于四方。郡山孤立無警備。惡少倖之。劫掠富豪。市街闐寂。君出米二百五十餘石。賑困窮。無幾。亂兵來襲。放火。驛舍焚。君失家產。至東京。有所經營。然時不利。還開典舖。日夜勤勉。稍得復舊。五年父沒。悲哀終喪。是歲冬。福島縣令以本郡多荒野。

諭人民拓之。翌年春。郡山巨賈廿五姓成團結社。號曰開成。招集  
佃人。費數萬金。墾闢於驛西之蕪原。營邑居。君入其社。費一千五  
百圓。縣廳賜銀杯禮服賞之。九年。皇上東巡。駐蹕墾地。社員得  
拜。天顏蒙褒詞。皆感激淚下。君容儀峻整。接人溫和。性不好酒。  
治家節儉。然于公益之事。雖傾囊不吝焉。遇有義舉。必竭盡心力。  
設警察署。及築金透學費。君皆獻金以助之。賜木杯者二。其他生  
產社。牧牛場。共樂園。前後出金以贊事業。鄉人賴焉。十六年。君罹  
病。纏綿不痊。二月十九日。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葬于高嶽山如  
寶寺。配吉田氏。先君二十年沒。有二男四女。季子萬助獨存。餘皆  
夭。萬助嗣家。稱總吉。總吉以狀來請銘。銘曰。  
惟孝生勤。惟勤生智。拮据蓄租。何其忍耐。奮而任之。公益之事。傾  
囊倒困。何其慷慨。嗟君雖逝。慶澤未艾。我銘行實。庶勗後嗣。

敬字文集卷之十一終

